范伯子文集 上

范伯子文集

李禎署

范伯子文集

范伯子文集序

往范君肯堂旣歿刊其詩集十九卷天下爭傳誦之猶有文集十二卷今歲君配姚夫人始爲錄副將授刊寄余卒讀且以君親友如馬通伯姚叔節輩皆絕推隆君詩而未及論列其文欲余頗加月旦一言綴其後蓋君之文欲肆不一體往往雜瑰異之氣而長於控搏旋盤縣邈而往復終以出熙甫上呲習之子固者爲尤美此可久而竢論定者也君始從武昌張先生受文法尋與桐城吳先生講肄

求之益深至爲諸生十數年矢博科第養親顧所爲制舉文與所爲古文辭相表裏以故終不第飄泊南北名在士大夫間而已君雖若文士好言經世究中外之務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歲時會金陵稍喜接乘時之彥及號尸新學者下上其議論余嘗引梅聖俞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之句以謔之君復撫掌爲笑也君有二弟鐘字仲林鎧字秋門皆才士余最夙交仲林附以昏姻然後與君

習君卒大亂起國步猝改仲林秋門亦繼逝世所稱通州三范者十餘年間俱盡矣獨余留孑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媿恥反蹈君釁昔所賤者以未死之日或尙役於文字得錢求活其所遭身世之可悲賀君於冥漠宜無甚於此也壬戌七月義甯陳三立

范伯子文集目錄

卷第一
送彭芾亭之官安慶序　介人先生誄幷序　王母陳太孺人哀辭　歸田券(代大人)　哀祭劉先生文　范月槎先生仕隱圖序　祭貞懿先生文
贈吳禮園序　書傳忠錄後　祭吳孺人文　脩復監沔水道記(代)
卷第二
書殷浩傳後　南菁書院記(代)　書焦尾閣遺稿後　山海　况齋字說
剛己字辭　辨柳子厚八駿圖說　心耕圖說　或問一首贈導岷會叔
題張氏墓圖

卷第三
勿庵哀辭(并序)　樵秋哀辭(并序)　壽言贈李季馴　重修觀津書院增建試院記　燕窗閒話跋(代陳棠)　吳孺人四十誕辰祭文　與蔡燕生論文第一書　與張幼樵論不應舉書
卷第四
武昌張先生七十壽言　怡志堂文集敘(代)　書日本高松保郎上使臣書後　初奠雲悔文　再奠雲悔文　三奠雲悔文　祭蕭太恭人文　書詒煒集後　萬星濤之母壽序
卷第五

顧師母王太恭人八十壽序　題職貢圖贈李伯行　題西法照相贈李新吾　爲盛氏子題畫　祭王太恭人文　修定先生墓志銘　汪貞女傳
題賀松坡文稿　莖父字說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言　前山西大同鎭總兵黃君墓碑

卷第六

通州范氏詩鈔序　織月賦　顧醴泉先生壽序　課鄉子弟約　立雲悔之寡妾爲繼室之告文　黃愛堂刺史壽序

卷第七

秦昌五詩序　祭張封翁潤之先生文　瑞蒓侯方伯夫人六十壽序（代）

金陵劉園九老讌集圖序　題蘇子瞻手書阿房宮賦後　題包愼伯手
定小倦遊閣文集後　題茗柯文集手寫本　謝節婦傳　李烈婦墓表

卷第八

冒伯棠六十壽序　唐府君墓表　家奠文　讀陳敬如所著書　兩江總
督劉公壽序（代）　遊歷日本考察商務記序（代）　稅務司戴樂爾寺國
理財節畧序（代）　直隸總督裕公壽序（代）　題杭氏鋤經閣　祭外舅
竹山君文

卷第九

故湖南巡撫褒寧陳公墓志銘　陳氏女墓碣銘　外舅竹山君傳　護理

江西巡撫張筱傳方伯七十壽序（代）　汪劍星刺史壽序

卷第十

草堂先生墓志銘　公祭草堂先生文　孫芸軒先生哀辭　奉府君入忠孝祠告文　代汪州主祭文　貤封通奉大夫浙江候補知縣林君墓志銘

誥封一品太夫人萬母田太夫人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朱君墓志銘

卷第十一

馮君開父墓志銘　題黃漳浦手札　題正定王氏家傳　答桂生書　列國歲計政要序　劉旭初之母壽序

卷第十二

通州小學堂宗旨　記如南老人軼事　秋浦雙忠錄序　聚學軒叢書序
周玉山中丞壽序（代）　豐利徐氏族譜序　顧燦谷先生七十壽序

范伯子文集

卷第一

通州范當世无錯

送彭茀亭之官安慶序

今天下秀才多矣博褐敗屨橐數寸之管聽鼓於有司之門旅進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錯也今天下令長亦多矣敝車羸馬手數寸之版聽鼓於大吏之門旅進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錯也蓋自軍興以來朝廷取人較寬登進亦較濫其後乃爲天下之所積輕然則雖有甚瑰奇俊偉之才何由而自見耶曰狃於時迫於勢爲衆人之所爲雖稍稍見長而不可恃衆人之所不爲

而毅然無所回惑并力而求之。及其至也。未有不爲天下所共見者也。是說也。昔者吾與王大令欣甫嘗交相勉焉。今年春。游浦口軍中。留五日。與樂平彭君芾亭談極驩。秋八月。再之浦。則彭君已入都。見於天子。以知縣需次安徽。朋友各以言辦行。而亦以命當世。自彭君爲秀才。固已有聲矣。得地而君之。吾知其闢必遠也。獨今也。往大吏尚未有知彭君者。意者爲衆人之所爲不足以見彭君之才乎。彭君亦竪其所自命者而已。吾與彭君交不過旬日。而有平生之驩。輒復爲斯言。他日者幸復相見。握手極樂。更相與道之。

此最初見賞於吾師者。評以爲氣格逼近昌黎。乃并其意量肖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此乃病於浦軍中擁被呻吟時率口所爲。後來在黄州求文

稍艱。翻證此等以爲不足道。由今審錄。正不忘吾師之言。

介人先生誄并序

當世還自如皋。大人泫然曰。汝知介人先生病歿乎。去年喪吾滌莽先生。今又喪吾介人先生。吾故人盡矣。於是季弟鎧告余曰。鎧往視朱先生病。朱先生方坐。手離騷古文。鎧稍稍取讀之。先生亦讀之。明日而先生遂死。死之日舊問吾兩兄也。於是當世泣下。大人又悲曰。昔日先生爲吾舉子錢於人。及吾之償。乃皆得所自爲券。未嘗令吾知。吾過東門。東門之市皆歎竭藏於告者。無代滸之衣。其宗人浩軒謂之具。謂其嗣子曰。汝貧。汝叔母吾任之。吾所謂具汝。必得錢而償我。汝叔生不受吾一錢。吾不忍具汝叔也。於是當世聞

之益大悲。滁莘先生者。徐氏。四方所稱徐善人者也。爲人惻怛而忠信。長有鉅萬。死而孤子不能飽。介人先生者。困苦食力諸生耳。吾聞細人之罔二公往往而是。富人笑徐公而貧人笑朱公。然吾鄉愛人之君子二公而已耳。此吾大人之所以尤悲者也。當世嘗從介人先生俱省試。跬步言笑。先生未有苟寢興。未即燕。必衣冠坐。然和易。雖後生誠不以爲苦。熟於儒先之書。然百家之文無所不慕。春秋釋菜。雖雨雪必中夜至。官長既畢事。乃徐徧拜於賢儒之位。且乃罷。公竟用是感寒疾而死。毅皇帝登位。嘗一舉孝廉方正。不就。而徐先生亦並時舉孝子云。誄曰。吾父執友。先生徐公。徐公憂死。先生困終。心安命殆。身纖願洪。哀哀吾父。殷

憂在弼命誄先生昭茲儒風伊誰之告詢於鴻濛

王母陳太孺人哀辭

當世八月二十有一日自江浦歸聞吾師景周先生復有母陳太孺人之喪方病不能慟明日乃往哭又十日而後哀之以文嗚呼當世之於太孺人則豈能無慟乎哉當世十一歲始學於先生當此之時家貧數倍於今日脩脯出於母氏之紡紝衣敝垢履或見其足初所從學以寠人子爲曹偶所詘而出則恐雖以先生之敬吾父猶每常自遠人然太孺人則往往聞誦聲喜呼而與之語問吾母狀覗髮結命之坐而理焉則歎曰汝母苦我少時亦汝母若汝喜讀汝母即苦能幾時矣野人以時餽瓜果食物必以啗當世指而謂

人曰。是某之子。是有賢母。及當世十四歲出而試有司。輒合太孺人則益喜。
吾家乃稍稍得擢酒治具爲太孺人驩。太孺人執吾母手而笑曰。我故謂是
兒非久苦母者何如。及當世娶得好婦。自吾父母外獨太孺人驩。其後當世
稍恥竊浮譽。讀書求古聖人賢人之用心。無復得所以媚有司者。有司亦頗
厭棄。天下亦輕當世矣。而當世諸弟相繼受學於先生。太孺人尙往往勗之
曰。似汝兄。聞諸家人。當世遊。太孺人即病未嘗不問當世所在也。嗚呼慟哉。
太孺人童養於王氏。以至於老。蓋七十餘年。當世所見者猶十七年。其行與
德。顧有士大夫不敢望者。宜得傳。顧天之限女子甚嚴。雖甚盛德常不得有
沒世之名。及其子孫之昌而闡揚之。則天下以爲固然。且凡有親者皆是也。

何足以傳。又況當世之文萬不足以取信於天下。或稱述太孺人之行與德。不足爲太孺人重。而反以習視我太孺人。豈當世之志耶。當世則亦自鳴其哀而已矣。嗚呼慟哉。辭曰。

雖儲產不能彊之吾同也。而母則伸吾於童蒙也。母之懷無恫也。而哭母之感無窮也。

歸田券(代大人)

畊陽之田十二畮。先殿卿公墓西向。府君葬其北。而某營生壙其南。周以池。凡八畮。其亙乎池南不相屬者四畮。在神道碑西。張君潤之夫人之喪。方謀葬而令子贊亟往軍中。不可得地。謀諸某。爲求亦弗得。乃割池南地與之。自

勛卿公之葬二百有餘年。當時形家謂重城作拱。五水歸攢。後必大。不百年。新城廢。水圍地西南北。水浩瀚。勢不抗。識者謂家中落由此。由某觀之。今日之形勢固結一郡之雄勝也。某雖不敏。讀書食藜藿。累代安之。亦復何望。方今天子有事於北邊。幸託威福。吾與張君長爲太平之民。見輩稍稍涉四方而歸。不至有馬革之事。相率老於茲土。焉千秋萬歲後。五山重水之間。父子朋友魂魄猶相依於此。張君藏此券詔世世子孫。光緒六年某月日范某署券。兒子當世奉命書。

哀祭劉先生文

光緒七年二月。興化先生卒於家。三月。其門人顧錫爵以道路之言聞於范

當世。竝馳而往。入其境而問之。信。乃走哭於其殯而各爲文以道哀。當世之文曰。當世年二十而知有先生。蓋聞之錫爵。錫爵初不欲當世之驟見也。以爲退一鄉一國而友天下。必其識足以觀天下之善士。苟尙非其人。則寧姑舍是。於是當世懷刺見之。誠五年。然後乃見於先生之里。退而上所爲文數十篇。則先生以爲可喜也。至於明年。先生在龍門。龍門弟子孫點以書來告曰。先生念子。子不能來。則先生就子矣。於是當世以秋八月往。先生窮日夜之力而與之言。於其將行也。而改定所謂親炙記言者七紙。其時大風雨夜過半。渴而思飲。當世執燭。先生挈茶具之竈下而火之。飲而旨。先生喟然而歎曰。此樂豈易得乎。吾老矣。逾明年。將寓食於汝。所謂黃泥山者。以鄰於汝。

以遂吾之志。於是當世竊喜奉先生之日甚長。謹歸而俟焉。孰謂當世之於先生乃從此而止乎。先生之學。獨爲乎程朱之難而深求乎孔孟之際。當世自度終身不敢望。而亦不敢自以爲不智。先生之歿。天下皆歎息以爲德人。究其所以狀先生者。或萬言而不得其似。先生之書。明明可觀。意其更數十年或百年而必顯於世。而當世之於先生則不能不以萬一自任而求所謂繼。嗚呼。大道茫茫兮哲人已死。成之彌艱兮廢之可恥。吾安適歸兮而大言若此。心結辭迫以抒一哀而已矣。嗚呼慟哉。

范月槎先生仕隱圖序

當世在武昌張先生書院。觀察月槎范公聞而好之。旣枉過不遇。則召之飮。

問家世。乃知其先竝出文正公。始遷之代竝由江西。自文正公至於遷其間
叉竝皆有所缺失。而通州視公武昌稍有緒。於是畧爲公言蘇州大宗譜所
載別子流寓江西在有宋之季。譜吾先世手鈔者也。又先助卿公之時潘陽
文肅公集錄范氏譜。嘗使人求通州支而考其世次。將竝載焉。文肅公之先。
亦自江西遷潘陽者也。於是公以爲前所缺失求之潘陽當有聞於大宗譜
又能得數世。則大喜。出所謂武昌譜與觀覽其年代系屬。指陳其先德。又益
示以生平所爲詩與官國子助教時所繪仕隱圖以道其夙昔之志。當世感
公之所謂仕隱云者。乃慨乎念我助卿公之盛烈亦若可以廣斯圖之說。於
是復進於先生曰。先助卿公之成進士。不欲爲吏。改教授。順天。轉爲助教十

年而後遷部郎。諫不用而歸。歸四十年。五起京卿。皆不出。天下號爲眞隱。當是時文肅公佐聖淸建伊呂之業。而吳橋文忠公効孤忠於明。功名之盛。無若范氏。而史忠正之論先公。則曰范公以氣節爲天下倡。其功甚鉅。其不仕固賢於仕也。由此觀之。道之行不行。命耳。衷乎聖賢者之意。則顯晦之際。豈有殊哉。公之爲斯圖。豈亦不域乎其所處。而有類於昔之人者與。公謝曰。是何敢望。然幸從吾子多聞范氏之盛美。請載之筆。而俾余觀焉。乃退而序其先後之言如此。光緒七年七月。

祭貞懿先生文

光緒七年十二月某日。范當世謹以不腆之物。奠於貞懿先生永遷之柩而

告之以文曰。昔君之歿。我在東鄙。歸乃聞變。哭而爲誄。其後六月。我旅邦水。一日念君。哭亦逾晷。今辭於殯。永絕生死。我之哭君。從此而止。嗚呼慟哉。鄉邦人秀。多自折摧。幽昧蕪穢。百年以來。君奮於衆。實荒草萊。民之正欲。惟民與財。狂而嗜我。富貴焉來。君於此道。瞠乎後哉。及其感發。或難先災。茫茫鄉國。失此人才。嗚呼慟哉。自我好脩。乃爲衆棄。無惡無好。則亦無忌。成人之言。晛曰兒戲。君獨信之。窮方極比。父我之年。迫我兒事。我窮好謔。以決我志乎生之言。有如梟隱。嗚呼慟哉。我生而困。君亦蕭然。君竊其產。以貸我錢。豈謂君嘆。我心熬煎。謂君晢弟。索米走燕。我亦逝遠。紛紛可憐。窮而復合。哭君柩前。嗚呼慟哉。君有肖子。甇甇孤露。我則弟之。云胡能助。所能助者。俾窮而固。

匪用吾謀誦君之素君假歸藏君神可晤我行君庭慨乎有甚哀哀北郊雨雪盈路素車從君能莫我顧嗚呼慟哉何墊

贈吳禮園序

通州以東近百里之料角觜爲江海會處有光綿亙如綫綫右界水旨且厚魚鱉鮮美其左界乃斥鹵不可食而產亦殊焉此天之所以畫江海者也江海之水皆吾民之所大利而不可互爲用引江水入溝澮灌田歲旱往往孰或濱海水溢雖所未浸土脈濕則禾稼盡稿煎海爲鹽取右水涓滴入釜則鹽亦不成也然而江至料角觜無不入海者江入海不知其爲江海潮逆江日夜而上江入溝澮灌田蓋又海水之所挾而至不知其爲海也若此者何

與江河之爲物也大故歸之者不復能自別而受之者不復疑其實未嘗不相資而其所以用之則又不必其盡合者也吾以爲朋友之交也亦若是焉耳矣禮園與吾交日親日暱一日而與吾嘆夫世之交者以爲彼無怪其然彼其志不同而道不合故貌之不能逮其心也吾則曰彼所謂藐小而不誠者耳若其所處者旣大而其交也以眞氣相薄雖志不同而道不合何傷也哉吾與禮園可謂合同矣顧亦何嘗無一二之別且無視天下以不廣也遂爲斯言贈之以其土之所習者譬焉

書傳忠錄後

往余讀武昌先生之文至李剛介公殉難碑記不勝其隱曰李公信可謂忠

臣者與何令吾師之言深慟若此也。益求其行實。而吾師果亟稱之曰忠。及
來江夏。公子樾卿太守介禮園吳公徵文於余。余讀所謂傳忠錄。則益歎曰。
幸哉乎李公之有子也。雖公奇偉盛節。豈能無藉於茲文乎哉。不特此也。迹
公後之所以仕若是。其有父母之德。其初乃不能致朝廷一官。區區入貲而
爲令。此世之所謂雜流者也。然且用其學稍稍尊顯矣。則益不自愛其身。發
憤抗厲。舉兵而殺賊。誠以是立功於天下不難。顧僅得尺寸以死。死之日。大
臣上其事。而天子褒之。於公不可謂有負。然而軍興以來。或倉卒不能以自
謀。而後時頗乃與公類者往往有也。微吾師之作。而余亦將衆人乎李公。豈
非窮而不得施。則豈無所謂特勝者與。聞之禮。園公子服官於此。豈法其先

人之所爲。而不好爲表襮之行。贍故人妻子十數年之久而人不知。獨惻心於其先公。則賓禮人士。時時求其文。若將多其藏而圖一不朽者。嗚呼。雖李公之心。何嘗計及於身後之名。徒使之湮沒而不彰。而後之人將無由以興。則後死者莫不皇皇焉。況其公子者乎。觀傳忠錄者可以悲矣。

祭吳孺人文

光緒九年六月朔。范當世至自武昌而哭於亡妻吳孺人之靈者既三閱晨夕。乃用居常不餙之饌。命兒子罕拜奠於其母而告之以文曰。嗚呼。吾昔者之遠行而歸也。則每嘗懸懸恐汝之寧汝父於家。不能一日而見汝。吾今也歸。則求爲千日萬日而見汝而安可得耶。汝昔者之寧汝父於家。則未嘗不

聞吾歸而喜•獨不肯早歸而相見•今吾在此而汝又安得而見之耶•吾昔者蓋過矣•汝悔耶否耶•吾父母及吾之弟妹賢汝臨終之言皆章章大義•吾以爲此即汝平生之短•昔者或乃尙與吾頗言其私•今將抱此無窮之痛隱而誰告者耶•雖然•吾之聞赴未行•蓋爲詩而哭汝•然而不得盡其辭•則豈非凡人之恨固有窮萬古而不得白者•而吾與汝皆可以無言者耶•汝之行與志與所嘗言•吾當一一志於汝之墓•汝若此之人而獲有知者•汝可無憾•吾則何以對此茫茫者耶•吾暫哭汝•汝當復之武昌•不去則汝棺不能以葬汝•故欲從吾去•今去耶否耶•嗚呼慟哉•尙饗•

脩復監洏水道記(代)

光緒四五年間。監利北界子貝淵與沔陽南界垸民爭堤。遂大釀獄。沔苦內之積潦無所洩。為不利於隄。然毀隄則監人患者非直沔所洩水。而并受柴林河西決之水。北高而南下。沔固愈於監。柴林河者在東。自子貝淵尤西諸水皆趨柴林。柴林何為而西決。柴林之西北有府場河挾其所受之水東流而南折。衝峯口而入於柴林。柴林之腹為其所壅不能盡東。故西而趨子貝淵。子貝淵尤西諸水又方東趨相逆。兩趨皆窮。北又高。故南。然則雖北人助南築隄而水力猶將潰之。患可謂深哉。蓋諸水者皆漢流易淤。柴林之淤。重淤於府場之橫絕以入。然而府場故道故由唐觜河東流而北折。而所謂峯口者故以為界。不入柴林者也。柴林無府場則胡不可治。祖賢奉天子命巡

撫湖北。既憂既灼。去年蒙聖恩並權總督。益念民不遷當誰諉者。爰訪茲事於衆而定厥計。以爲疏唐豬而府場可復。府場去而柴林寬。又從而疏之。而子貝淵南岸之困解。然後建閘於此。益修復總督汪公所爲福田寺閘以解北岸之困。會總督涂公來。並以爲宜。又得請於朝。乃擇吏能者大小畢偕。五月而工竣。疏若干里。費若干緡錢。役若干人。涂公既一一爲文記之。而祖賢嘗深維此事。益道其由。俾後之牧令知民間禍患。苟務窮其所以然。則無不可解。解而善其後。則無不安矣。夫所謂善其後者。一俟乎州縣之自爲。疆吏不能徧也。疆吏之所持者大。則祖賢今日之爲此。猶所謂一舉而百漏。而天下事乃有形格勢禁。逆知將來之患。而僅可爲目前之計者。此又祖賢之所

大愿而無可如何而俯營職分仰參國論乃愈不覺因端長思而不勝其無窮之憂也光緒九年九月

通州范當世无錯

卷第二

書殷浩傳後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豈但下流不可居乎。苟爲知德之君子。則亦惡居夫上流者焉。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之與流。其初之爲距也殆不能相望。而遠其惡薄而不勝。壹墜乎九層之淵而同乎汙之區者孰也。而又加疾也。然則爲君子者亦處乎其中流可矣。古之所謂君子者。皆能先立其身於不敗之

地。而後乃徐焉以救天下之敝。凡夫天下之所由敝者不可不知也。君子與之近也而察之。而不與頹也。其上者乃爲救正乎天下之源。不可不知也。君子默默而窮之。而不以自名也。處乎天下之所不爭。而屹乎爲天下之所不能傾。此之謂豪傑。吾觀古之有道德而無位業者。自凡大聖大賢。雖其身不用。而吾與天下共信之。乃若其餘斤斤者。蓋亦幸而遭時不偶而衆惜之耳。其爲人也。或往往眞潛而少譽。而其所守者爲百不合於人。夫是以得保其令名焉。其有不幸不得不爲世所用而覆敗不能以旋踵者。則莫不自其人之精神迎而取之。而無怪乎其君其相不善處之矣。雖然。彼其所據者務窮於高。不暇求其實。而因以速天下之用。用而至於敗者。吾知其誠然。乃若身

爲衆人之所爲或衆人所不屑爲者而亦復苶然其爲之則何至於此耶吾觀殷浩既身廢罪徙桓温遺之書以爲尙書令浩苟爲衆人猶將恥之是故報之空函以絶温而開閉數十云云者乃浩之必當自謬於人使温聞之而鄙其無用而又無甚戾以保其身然則史家乃刻意陳之而天下後世之君子皆樂稱者何也則以浩之所據而傾焉者當若是快耳不然則史所謂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而又孰見其書空者耶我固知其妄也且我乃今得聞之君子事無成敗貴有其具無其具而成焉者寇準雖有澶淵之功不爲榮有具而敗焉者王安石之新法不行而不爲害若浩者悲夫若浩者悲夫

南菁書院記(代)

體芳以光緒六年繼仁和夏公督學於江蘇。八年事竣。奉恩命仍留。益恐恐焉以仍久不效爲懼。而所見人士之秀萌而未達强有其質而不能立者衆乎日鬱於吾之心中。於是謀就江陰建試院一區。江陰在江蘇四方爲中。而書院附於學政爲士之所歸。循而導之可以久。體芳則以是告前總督左文襄公。公欣然許奏撥鹽課二萬兩爲束修膏火之資。於是體芳與同官出資庀材爲廬。擇縣人曹君佳實董其事。經始八年九月。成於九年六月。既成取朱子子游祠堂記所謂南方之學得其菁華者命之曰南菁書院。使來學者不忘其初。而祔祀漢儒鄭君及朱子於後堂。使各學其性之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禮致訓詁詞章兼通之儒以爲之師。而徵求各行省官刻書籍

以度乎其中。於是旣救旣用。檄下諸郡各以其異等諸生四面來。至日有讀書行事之記。月有通經博古之課。每歲一甄別而進退之。以至於今三年矣。人才之興。無非爲國家者。先聖先賢誠知乎國家需才之事日新無窮。而不能盡有以待之。故惟是究其本原。而强乎其不可變之道以待無窮之變。乃其所以層累結緝而至於若此之盛者。亦莫善於讀書。且古之人以絃歌之身一日出而經天下。彼非倖天者也。彼通乎一經。則存乎三代聖人之心。而操乎一毅則忘乎天下衆人之利心。聖人而忘利者。與夫談謀畧策機械之人爲孰可憑焉。今之事變。前代所未有。蓋時務方興。而儒者左矣。要其所以不振。豈爲攻乎夷狄者少哉。獨少吾所謂儒人耳。諸生生長是邦。熟覩乎亂

敗之由而務爲反經以求其實。要知從古聖人撥亂世反正之道不能經窮於今茲。而本朝聖人經營之天下事事足以萬年。不能不歸咎於儒術焉。體芳且行矣。十年之後。庶有歸唐之文顧秦二王之書復興於東南者乎。然使國家猝有緩急。則必起乎壇席之間。而瑰乎立蓋世之功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哉。君子以爲天也。而庶其有存焉者乎。非體芳之所逆覩也。已光緒十一年九月。

書焦尾閣遺稿後

余以光緒八年之秋初見徽蘭先生於江寧。因從先生莫府識王君貴甫。貴甫則出其先母氏太淑人遺稿索余之一言。余觀太淑人之詩出於文爵。弱

行比於君子而弢甫之不得眎含窮年累載抱茲編以長恨者其爲孝子之心又至可隱也然是時余於弢甫不深故無所代鳴其哀焉其後余在湖北弢甫每以書來促而余方撰次湖北列女志列其傳者毋慮三數千人則因以歎夫女子庸行無至若不至萬聲而一辭自非劉向范蔚宗之徒罕足以取重於人而章信於天下者余奚以塞弢甫之悲乎其後余益諗於弢甫乃知弢甫之志意行習皆求爲自樹以不朽其親而並無所甚資於人者然我以爲待人而傳固無是理即吾身之傳不傳又豈得謂之非命者耶且人之有親而一旦喪之夢寐之中呼天搶地而莫能道其所之則所謂傳吾之身以及於吾之親者更渺乎不知所得爲何物而其僅僅萬分而得一如太淑

人之遺稿。乃但當以爲太淑人精神之所聚聲容笑貌之所附麗。而使身沒之後煢煢孝子有終身之依。此亦可謂能自不朽矣。彂甫從此雖一無所營。而但使慟心於其母。兢兢乎抱遺不墜以終其身。此亦可以寡過。夫彂甫之爲人。則無慮其不副余言。而且多有賢於此者乎。自彂甫屬余。三年未有以報。此復聚於漱蘭先生莫府。語連日。其相知而深於其行也。遂書此歸之。

山海

造物者將設爲百怪。而平地無所藏之。於是乎振背爲山而噓氣爲水。飲食平地之人而使之登山臨水以測怪焉。然山之爲怪也顯。而水之爲怪也隱。隱怪。而天下之得怪於水者乃益多於山。故夫探山之人盡其力所能負褁

一月之糧。革履而裘裳。朋而執械。如狷如狼。日之未昏而志於宿焉。益深以邃。則風來悽入。虎狼嘯林。斷澗當前。陰峰蔽天。蓋心知其有怪物於此。未見怪而氣已索然矣。故夫崇臺傑觀。羣人之所游。而怪不生。怪之所藏。而人不能到。故享山之利者。巖者為材木。精者為寶玉。而同於藪澤者為犬豕麋鹿。無從得所謂不死之藥。千年之龜。豈造物者本謀如斯哉。由其形怪而拒之者也。且夫天下之水。至於海則亦可謂詭異怪觀也。然其為潮。極悖乎天下賢愚之人。而未嘗不懟乎其有常。其如不潮之時。則浩浩湯湯。汎之而平。小民櫂乎一木之舟而可以得魚。久之而益狎。則習知乎羣魚之性情。好火者。然炬則羣投於羅。好食貓者。用生貓繫鉤。而千斤之鱝死於貫索之下。潮生

而插竹潮退而黃魚滿竿蚌生十年者其膏可然其珠可研其仰而嬉者不可干也然海之爲惠利於人亦不盡待乎人之取之故閏月誅亘魚而推諸陸其狀爲豬爲牛其變化而跳以上者爲鹿烝而脯之亦可以爲藥以斯之類是以貨財沾被該乎天下而滋潤澤乎生民者也嗚呼人之方舟而行日夜不絕於江海之上雖有蛟龍行乎咫尺而不知則其所可得而狎焉者曾何嘗有百分之一於斯哉故曰山暴而水藏或曰骨陰而氣陽

况籥字說

南宮于生鳳鳴從余學爲文且一年而自字曰睍曉吾改字之曰况籥蓋取諸籥韶以配其名而進之以聲音之道不取籥之異文也世之爲士而不學

爲學而不要諸道爲道而鄙斯文爲不足求者此皆吾所謂無歸之人生固聞之而不足辯矣惟獨聲音之道則吾亦惡夫無本而嘵嘵者俳伎者而其爲道也至大則六經百氏之所有莫不於是乎出其成不則堯舜兩聖人處續百五十年而贊之以禹皐陶稷契二十二人之賢何其德之彌綸乎天地而區區乎必韶以傳也前聖莫大於舜後聖莫大於夫子此兩聖人之相遇壹在乎聲音之中武王之德之遜夫子不敢斥言而未嘗不以斷於韶武季札來觀陳四代之聲而殿最其人無一失者惟我夫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不敢作樂然後金聲玉振之事壹存乎其文而匹夫聞道者百世永焉先王之道莫大乎禮樂兩端禮至今不可謂遂亡而樂之事竟[illegible]於天壤者何

也。古之所謂大禮者。蓋與兆人之心德爲之。而其所謂大樂者。亦取聖人之心德爲之。聖人不在上。而此事乃廢。而屬之伶人。然而樂之爲物也至神。而其感人也至深。如之何而可絕也。是故身不爲樂。而宣諸文者。聖人之有以自樂也。天下之無樂。而聖人當之以文。則使天下之人樂其樂而興於善也。此自古作者莫不皆然。而豈能苟焉以傳也。是故人之身不足存也。而存其道。道無所寄也。而寄諸言。言可聞者。僞之也。而有不可僞之氣行乎幽。不可識也。揚其聲而求之。聲之至者。謂之樂。樂皆出於口而未有不合焉者。自然之奏也。文之而改矣。然自口者不可以久。從而亦非待之也。必也文之而盡如其口。則至矣乎。猶之乎人也。人之初未有不善者。自然之性也。學

焉而汨矣。然是初者不可以久留。而亦非人之至也。必也學之而盡復其初。則至矣乎。惟聖人之作樂亦然。凡物可觸而鳴者莫不有聲。而莫不可與也。然而非樂之至也。必也羣天下之物而和之節之。沒其所衆有而成其大而傳之可以久。則至矣乎。是故文字者。入器之待鳴者也。喜怒哀樂者。五聲之情也。辨之毫釐而差以黍米者。十二律之精也。精通於鬼神。又視其德爲大成小成。是故夫子之文比於韶。而孟子之文方於大夏。取札而論者。論此而罔不合焉。詩不入樂者亦鮮矣。夫子之言興於詩而成於樂。蓋是道也。遂終身矣夫。嗚呼。執筆而爲文若無不可者。及求之道。何其難也。今之時。有往來絕國通其一二語言而歸語其鄉之人。臆造而曾益之。如通百方之音者。吾

今者實有類於是。然其爲生謀者則得矣。

剛己字辭

嗚呼剛己。吾取吾夫子難其人者而名汝字汝。汝來學者。不過不爲。豈汝遂由是而博通以歸。不過不爲腐。汝不淫於財。不過賢於賈。不苟爲官。不過保全不爲虜。努乎努乎。而輙退乎吾而接迹於古乎。伊豈流人所得而侮哉。而終焉爲聖者所侮矣。凡無所藉而開者。爲聖爲君。主踵襲而傍依者。爲廡爲厠。爲執鞭之御。由孔子而來至於我汝。亡慮數十百人者更模而迭撫之。子或希其父。孫不敢望其祖。而况由後者以方其初。乃不啻高天之於下土。是强人從我者過。與汝軒軒乎植茲字。吾不敢賊汝而使之廡。有若回之聖夫

子無不與回也。可以不自樹。七十子無能而和之。何其燕也。嗚呼剛已。天不懼而氣不餒。莊生游而孟子處。外弗可加內無虧。是以可華亦可蹈。或曰剛之字以豈詁。我則以爲剛無所爭而强者無所不用其戰取。故剛德爲龍而强德爲虎。故我以名汝者字汝。而無所號。

辨柳子厚八駿圖說

子厚蓋慮夫天下之人惟異形之求蛇牛倛頭之問。而所謂聖人者將無所得奮於是而不得申焉。廟詎知夫惟同之是求而同之是問。則天下之人蓋無慮乎其不同。而委[illegible]庸近之人。維慮其不委積乎天子之廊而蔓延於諸侯之國。且如不就同中而聖之。則烏得紛紛焉騰出於下鄙而各以長雄其

鄉黨。如是。則我之所謂聖人者陋矣。夫人之智不足以觀乎聖人之同。則毋寧俾以異形求之。求之而若牛若蛇若倛頭者。且卒不可得。則會且疑悟於心曰。彼夫言狂而行怪者。意者其殆蛇牛之類乎。而昔之人特喻焉者乎。因是以之求天下之賢聖。則篤不失一人焉。夫我之聖人處乎今世。蓋無慮其不以為狂且怪也。天下雖有往今之分。而百姓者但血氣之餘。欲生而過死者類耳。聖人雖處懷襄之世。豈得同彼懷襄之民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夫惟此人之好異而謝不能。然後聖人乃極語之同。幾其或者勉而至。究乎由周迨今二千餘年之賢豪長者。睎得取諸孟子而似者。亦可謂神明者耶。且子厚過矣。夫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夫子無所不以貌。夫

人至於亙萬載而橫九區。即安得與夫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者同是懦懦之軀也哉。

作此等文時。摯父先生特欣喜過當。而吾師不謂然。復書論矯强自然之分與眞僞雅俗之所判。其端甚微。其流斯遠。當時悚然聽之。其最稱許者。則趙張氏墓圖一首耳。

心耕圖說

李剛介公既殉蘿田家鎭。而親身所御佩劍書策壹以散亡。獨其三十三歲所作心耕圖乃幸而得歸於其子。余居武昌三年。既與公子樾卿爲兄弟之驩。樾卿則奉出斯圖視余。圖無他異。獨公坐蹲一芒屨耳。公昔所徵名流歌

詩若監利王子壽三數公者。或謂公乃力耕其心田而其後之所獲將無涯。而或以爲心耕云者乃心欲歸耕其家。嗚呼天下即有非常之人。不至於其後之所成就。則其所冥然以獨寓者又烏可以告人乎哉。且夫天下之民吏其所以不果於爲善者。則豈但一志於褻服馬乘寶玉大鼎淫耳恣目逐口腹之欲以取償於高官而已。其亦有斤斤乎肯爲善者。其人蓋乃擇術之强於衆耳。而不可以恆久而不利也。無所利而可以去者。此又加强焉而不能不自脫於害也。令善人者而皆出於此。則李公且何爲而死。夫我之爲李公說。則曰人之以其心散於萬事。則有萬心焉。故常不可無一者寓之。且人之爲君子也。彼其所處不可以豫期者也。萬其遇則萬其慮矣。乃若其所謂寓

者。則雖終身不必有是境。而不可一日不借一焉以定夫萬。故豪傑之士不寓心於聖人則寓心於耕夫。聖人之與耕夫。其相距遠也。其資以爲豪傑則一也。夫李公之爲人。乃其心寓之於耕者乎。耕者。可謂天下之甚貧又賤又終身苦之事也。夫人終其身不忘耕夫。無一日不可爲耕夫。則凡人之所謂富貴者乃常取足於一斗粟一命之官。而至於宏艱絕險不可爲之事乃然後皆一無所避。而常不自知其愚以至於甘白刃而如飴者也。嗚呼。人之心乎聖人者其歸不必爲聖人。要之天下無可以自美者矣。猶之乎耕也不必爲耕。而天下之事無所不美。夫伊尹周公葛侯之流皆寢饋於聖人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顧甚不忘畎畮者何也。樾卿之仕也。其庶幾乎篤信吾說以

承先人之志而無所容利害之見焉可乎。

或問一首贈導岷曾叔

或問於當世曰學問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子。有是理乎。當世曰。然。在乎其人者自爲之耳。或曰。蒙不謂是也。夫孔子之聖。而鯉也所造乃不敢望於顏曾之徒。曾氏有後矣。而孟子以爲德衰。及如孟子荀卿莊周屈原漢司馬遷相如唐韓愈之徒。皆各以其學之所至殫爲文章。以規無窮。而有宋程朱諸賢且一切繩而正之。使天下之人歸於孔孟之道。顧皆不能以授其子者。豈可謂非天哉。天之所獨。不可世也。帝者仍世而號以爲聖。彼有所憑而然耳。匹夫空言垂教。其難乎爲繼。乃甚於帝王。夫子云何。當世曰。子之推大聖賢則

可謂美矣。雖然。子言天。吾言人。且子以爲蓋天限之乎。天固未嘗限人者也。君子於其所得爲也。雖千年而未有至焉者必至於其身矣。夫道不可以逸獲。而學之未至不可以賢於衆。父爲賢哲。其子必有不勞而獲者。勞之不可以已。故有勞而後獲。有獲而後勞。獲而不勞。非心獲也。耳目口體之豫則賢於人人。而不必心競於其父。父子不責善。起於孟子。而君子之重其道也又益務廣乎公善之量。樂得一二非常之徒而不暇更彊諸其子。自如子所稱伯魚以來。吾不知其皆若此否也。要其必有人事之未盡者乎。由子之言。則是天下窮巷之子皆可以挺爲人豪。而名家之子孫不與焉。彼其所受縱夷於吾倫。顧以百年之身而早自度爲中庸之人。豈不爲大惑也歟。夫天下之

父莫聖於文王。而爲子者莫聖於周公。周公蓋曰文王我師也。然則幸而爲賢父之子。亦學周公師文王可矣。

題張氏墓圖

前年。導岷既葬其母夫人之柩還至保定。則嘗告余以得佳兆焉。今年造於先生而請業。導岷間乃示余柯家山墓圖與其從父所爲記。圖以明其所用之氣。而記則稱其地之形如伏虎者然。且謂形家知有此地久矣。初不得其穴。至斯而幸得之。有夢徵焉。其所謂穴者。蓋亦形家者言。指謂氣之所結而云也。葬之書古矣。龍穴沙水之名。治古文者或不道。故導岷又使余爲之辭。余以爲不知其術。則無取乎言。導岷曰。子不信耶。曰。奚爲而不信也。夫不得

其穴。則雖有其形而氣亦不爲之用。雖有氣亦不知所以乘。有氣有形無所用之。此乃班氏之敘論所未嘗云也。而我以爲天下之至精其必若此矣。且其一旦而得之也。又何怪也歟。昔者吾乘大江而下。浮至於武黃之間。望子之故山而觀於赤壁。誦昔人之遺文。獨嘆蘇子瞻之在斯也。乃時時乘風雨渡江與王齊萬吳亮采之徒。流連風景。往復不休。而吾師乃戛然起於千載之下。曾不得竝嘯而觀焉。則豈非山川之氣有時而不至則寥絕無人。及乎氣至而人興。則昔之人所謂奇怪殊異者一旦瑰然成就於其間。又烏知其所以然者乎。今如子之從父所云者。吾知其爲小小之餘慶。最盛之遺事也。然斯土也。千年而不用。豈誠昔之人所未見耶。毋亦氣之未至也云爾。導岷

持吾之說質之知言者以爲何如也。

通州范當世无錯

卷第三

勿庵哀辭(并序)

嗚呼。吾昔者之朋遊乎里中。捐其年歲之力以羣於故常之蹝。而時其離合於怪幽難通之情。邈不與乎君子所謂道。而惜乎勿庵之遂喪於茲也。九年壬午且歲終。吾與之枕藉乎其齋。自勿庵之改庶常以歸。至是且五年。自庚辰散館。人聞其資匱者不行者至是皆來促之。而勿庵故仍前漫應之。吾欲決之故。乃以晏私就詢茲圖。勿庵徐曰。烏有以翰林之故留處京師者十餘

年不歸者乎。吾念歸而獨身對吾婦。吾是以久留處。吾之在京師也蓋十年。不見乎邱隴。出乎國門而見纍纍之墳。乃忽若吾身之已枯。從玆而哭母以至於家。過於昔之奔喪在途也。然方吾之去家而入都。則豈謂十年之間而有予與延卿之作乎故鄉而盛昌其徒。吾獨何乎晏歸而胡爲乎不居。嗚呼。勿庵蓋從此而不出矣。自其言後。吾與之守三月而去之楚。吾去未幾而聞其病在牀。自是則貧吾不瞭病吾不憂。以至於去年九月僅乃會吾之還家而哭其舍。又不克葬之而來於此州。可謂天下之負心者也。然方其決然不出之時。勿庵故甚樂。余之出門。不顧其浮湛於家。凡吾歸往省病三四。必遂問行期如何。彼曷其我留而汲汲乎欲行我者哉。彼以爲夫窮樂焉而哀窮

生焉而死。豈皆其所前知而弗疑。而獨不願乎我之眷眷於己。此吾所以弗恨於索居而獨深慟乎前日之媮者也。自吾之來。吾父則與顧君滌香具以葬。今距其死且九月而吾始有辭。

光吾有朋。毓璧馬氏。髮白其元。乃反鄉里。鄉人待君。莫或不侈。一年弗離。百口相鄙。君鄙在廬。我狀尤俚。託飽斷僮。亦弗君邇。己卯孟春。母氏壽祉。君來納交。登拜猶子。罷觴入山。從此相倚。塈人處衆。豈是由禮。棄禮用情。得衆失己。君與我初。俱媚好士。鄙俚之顏。寧可稍綺。我從衆頹。君以我靡。心之微差。我流君峙。我父我母。我兄我弟。臨當我征。莫不隱涕。其蹙褰衣。母曰兒起。兒出纂書。非游可比。嗚呼君乎。骨肉同理。去年首途。君又獨喜。曰俞冀州。同我

甲子目疏其人行接我耳捐我醜頑往即彼美汝之茫茫歸宿於彼知人愛人君子至矣豈其一行還及君死衰麻而嬉三尺弟姊舉非所生徒苦婦爾延卿書言寧不爾恃潛悲在胸薄發有泚矧我負君又不在此綴成茲言神鬼可覩

樵秋哀辭(幷序)

大人以書論當世於冀州曰樵秋死矣吾弗能秘汝汝弗過哀而遂爲之辭以稱其人嗚呼余前日於保定爲李氏之文訊於樵秋不知世間已無此人也余之文樵秋弗能有所爭獨欣誦之問吾師云何吾閒歲與之同居或探其篋則吾稿盈焉吾嘗笑之曰韓退之之不事而守此焉爲君亦笑曰吾託

是人傳耳。何有於彼哉。嗚呼。吾今日之文尙未足以傳子。子則不能待而遽
死耶。樵秋盛起於通之僻鄉。幼孤赤貧。至其爲時文則絕甚。自爲諸生至於
成進士。未嘗再試。爲縣令安徽。聰明亮達。所至有聲。及知當塗縣與學政齟
齬罷官。乃發憤於書卷。會以其時與余締交。談古文之事。遂深願之。曰。我能
是。我老是間矣。爲序傳碑誌十餘篇。多有矩法。其稱述母行尤悲窮而爲此。
終已不獲。稍有所立。年不究而死。是可哀也。始吾授徒於鄉間。若樵秋勿庵
之徒皆游仕在外。未嘗見知。既勿庵歸。同吾游甚驩。諸公願從者衆。文酒之
事不絕。而樵秋已解當塗印。嘗一過其間。光緒八年。樵秋已去安徽應閩撫
岑公之聘。見余於上海。流連十晝夜。如不欲行。及余赴鄉試。過其所居。則樵

秋已反。即從余至金陵。余之兄弟皆好游喜朋。嘗苦於乏絕無資不得盡其意。得樵秋鬮歸百金。乃頗以時張飲治具及蘘所契闊笑呼窩中。而所居爲江寧伍氏之別墅。有竹木花石之娛。孝感李佛笙尤再三造我。以斯觴爲可樂而極道之以詩。佛笙者。吾師之故人。亦嘗爲州縣十數。不能以自存。去官不以其罪。而嘗獨有志於斯文者也。今並死矣。然樵秋自是之後而及余還里。遂與吾家益親。明年。余館江夏。樵秋亦就館蕪湖。出則俱出。還則俱還。余所獲數倍於樵秋。而樵秋所餘常爲我用。既來北方。絕遠樵秋益落莫常居城間。余獨悲其外不得於時而內無妻子之樂。區區獲余而守之。卒以單獨客死而未嘗有豪髮之利也。辭曰。

張君去我兮。余不知所以悲。馬氏之孤余不得問兮。則於君可知。君之一世旣盡於此兮。又奚以吾之文爲。狼山之右兮洪濤激翻。航於野港兮乃入乎郭門。惟此時之一哭兮與君魄乎相存。

壽言贈李季馴

吾弟仲林爲武昌知府李君教其子。李君三子皆有所執。而季馴習於古文。余旣觀而善之。季馴益自爲審請余法。又爲其祖母事略乞余之壽言。吾弟盛論其祖子孫之賢。是以重余之文者。余聞李君起自孤學。無所顧藉。而政成行美。其氣方新。此其上有開德而下有來哲。誠無可疑。惟獨季馴之所業。乃余所恐恐而不敢謂其信然者耳。余在冀州。歲莫無事。取姚先生所纂古

文辭。憶張吳兩先生所嘗說者畢錄以告李馴而歸之。曰此足以饜吾子之
親乎。子之所爲尊大母事畧。至恆行也。然其事已極於無加。雖若古之劉向
之徒。所稱道不能過也。子之文甚雄特無覯也。然古之人有十百千此而不
可等量者矣。凡姚先生所錄。自屈子至於本朝劉才甫。九十有六人。蓋二千
年之文畧盡於此。所爲續六經而論此者。此乃出於師師之所傳。所以前後
差者。乃其師與師之不相及。非德不相及也。去聖人日遠。古書失其讀而時
學益卑。雖有豪傑之人志適而力崇之。亦終身而僅獲。求爲之徒。益不易得。
得則喜遠其分。難古而恕今。雖其徒亦莫不皆然。遞降而傳於人。則其所成
就愈差焉。然則斯文者乃聖人天亶之絕詣神德盛化之所徵驗果行灼知

而無待者也。其事則藝也。親聖人而得其趣者。雖無聖人之德亦能善其文。屈子之忠也。不可及也。至若蘇秦李斯者。富貴功利之徒。後世儒者所不道。要其學皆出於孔氏之流。其文晚周莫尙焉。然則不爲鄉原而負有磊磊自遂之實。即莫不可與於斯。不得其師。即堯言舜趨不能至也。後之才有過乎古人。古之人有嗇於才而豐於學。學者之所爲。才者笑之。終焉比就於聖人之迹。學乎者五六。才至者二三。二三至者。猶其懔懔乎一師之傳乃得與於差之數者矣。德者文之脈。才者。文所賴以行者也。盛德有所不兼而高才有所不副。德小而才凡。固無幸焉。此余之所悲也。然且以斯爲藝。也而自同於拙工。此即不爲才賢亦不得與天下同其好。余又恐恐焉常不免也。夫本已

以量人者。亦余之過也。余所聞者必同於人。弗可斷焉。自曾文正公大修其緒。吾師與吳先生並得其傳。他人聞者亦僅。而季馴獨幸從余得之。則其果有成乎。其爲親壽莫大乎此矣。即以余言爲頌可也。

重修觀津書院增建試院記

吾之來游冀州也。以州牧桐城吳君之招。吳君之爲州。專務積產書院以富其賢豪之人而使之從容致力於學。益合其五縣之子弟而大造之。五縣令顧不自爲也。光緒十一年夏。署武邑縣金谿鄭君來見吾。亦與之飮。退而吳君謂我。是有意教其人者。而惜乎不能久於斯也。及秋。吾還江南。冬又來。則鄭君已有錢六百萬修復觀津書院。聘吾爲師。而大府亦以是留君。君益勤

於茲事矣。去年春。吾來居院中。兩月之後。諸生來試藝者益多。庭隅抑坐皆滿。或至不容而露坐階下。君益欲廣其旁舍廩高材如冀州。乃與吾行度院西地。謀建試院一區。遂增脩書院。吾以謂財不贍者。即吾所居可以緩。君不欲也。秋九月。兩工並興。吾亦南歸。四月重來。則門序東西垣墉赫然。堂室齋廡舉非舊觀。架閣之書。自羣經諸史百家文辭總集都彙之編罔不畢具。斯時鄭君適考試學僮扃鎖西院。而高材肄業者先來見吾。吾笑謂之曰。諸君學者亦法鄭君矣。夫鄭君乃要於其事之必成。而限以不久長之時。是以旁作不寐若此。諸君子之來學。亦不容不成矣。公家之養。官師之所具。父老之所勤苦。是烏乎可以泰然長居乎。天下之事。蓋未有三年不成者。其夕鄭君

聞吾來啟兩院中通之戶相見告以別後之所營則自興工買書積器所餘
尚有錢一千六百萬以是諸生膏火倍舊而三鄉試入都並有贐送又有歲
脩之資因導觀其所爲試院寬廣可坐四百人堂基有嚴吏舍庖廚馬廄有
容鄭君益愛惜其所爲自以行當受代而去就吾謀所以永長之者吾笑曰
君之勤勞其可謂至於斯極也天下之事亦未有三十年而不敗者能保全
於十年之間而成就數人焉則幸矣此人或不得爲顯仕而猶能以其所學
散被於其鄉俾一世之後或承其流談君之教澤不得幸生當年而君亦於
是乎不朽矣法者敗之基自古聖賢英人能建非常之功不能立不敝之法
彼曷嘗不思哉彼其所以成事者乃純在乎其精神之間一循於法則不能

有所爲矣。功成立法以詔衆。乃其猶執乎盛衰之機。不聽其與人俱息而默持之使漸衰漸微。其法之尤善者。則至於衰微之後而又可與焉。然此乃後賢之專美。而立法者不有其功也。凡吾與君與吳君之相遇於此而蚤夜孳孳以求所謂作興人才者。此獨可以盡心爲樂耳。究有裨於玆土者幾何哉。惟君獨後來而先去。而勞苦之意獨君爲多。余故備書其前後之迹。使來者得覩焉。光緒十三年五月。

燕窗閒話跋(代陳棠)

右燕窗閒話一卷。蓋吾師守庭先生偶然所著。遂概生平。其他詩古文辭及若讀書所記命曰千狐腋等書。皆不自珍惜。盡燬於兵。今距其歿也十有餘

年。而嗣子澧爲所得收藏而僅可問者乃獨有此書矣。棠故惜之。謀即刊此以幸存先生之爲人。而同學者或不謂然。曰。吾師之可傳而既不傳者多矣。獨取其不文不飾之言流示於人人。毋乃非所以重先生乎。棠曰。不然。夫傳不傳者命也。存不存則人之事也。先生既頗不自惜其書。猶復作爲此篇者。亦將存而自覽也。因而存之。則棠之志也。夫吾師之所成就吾與子不得而增益之也。然則吾師之言也。吾與子又何從而飾之。昔者王通氏歿而其徒若杜淹薛收之屬。務張大其師。比方孔子。僭崇而肖擬。有一弗類於聖人者弗道也。然迄今千歲而其書乃在若存若亡之間。深識之士觀焉而或病。以爲優俳之作。夫王氏之所爲自異者。蓋嘗百倍於吾師矣。薛杜之倫。壹皆唐

之鉅公名人。如宲等輩又何足方其萬一哉。然宲刻是書。幸而不燬。沿流至於後之君子而偶然得接於其目。視其行事。按其所學。壹視其人之大小以評隲先生之何如。而吾必其無詘之者也。是何也。不文不飾者。觀行者有取焉。乃若不妄譽其所尊敬而崇惜之。務存其實。俾不致泯然以遂沒。亦竊附於君子之義也。子無惑焉。於是刊既竟而謹述其言如此。

吳孺人四十誕辰祭文

光緒十七年正月四日。范當世與繼妻姚氏謹就安福甥館為先室吳孺人之位而祭之以文曰。子年三十。吾是時貧甚。猶竭力而致客。客散。子憐其勞。以為何必作此無益耶。吾笑曰。是不足言。待我十年而富貴。將惟子之所擇

焉。子亦笑曰。君不聞吾阨運在癸若一木之浮於大澤乎。待至四十之年。吾葉樹積矣。至於其時。子與新夫人奠我一觴。是亦不忘疇昔也。嗚呼。生平萬言。無一既。獲獨子斯言而今也赫赫。大信不存。小諾奚益。惟以得祭於新人之家。獨爲稍賢於故里之宅。去家三千餘里。何由得致魂魄。仗新婦之精誠。冀幽遠之非隔。酒淸肉香。倘其來格。

與蔡燕生論文第一書

迭承朕甚慰。承以暇日即發兄所選姚選讀之尤所望也。三年學政。一瞬便過。不足以把玩。而錢財入弟之手。又必不能歸來作富人。惟於此事多盡一日心。即多攢一分産耳。積學多年。不患無意。輶轅萬里。不患無題。苟意有所

動便放膽爲之爲之之道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去矣布帛菽粟平實說來不必矯揉造作以求波峭則所見若某某君之病又去矣二者本非吾弟所甚愛而但恐持之不堅持之既堅而多讀多作必有氣機大順之時氣機順而變化與焉變化之妙實非愚兄之本領所能盡知試爲弟懸構數語則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磊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疊而隨手包裹不礙於奔放著字數百而旁見側出之虛影不啻數千空明澄澈而萬怪惶惑於其間此皆可遇而不可求熟於古人之文境可以先機影射而四遠爲之羅亦不能知其必獲否也所尤難者在乎駡譏王侯將相而敬愼不渝與下輩粗解文字縱情牢騷者判若天壤文簡雖極詼諧而定

有一種淵穆氣象。望而知爲儒人之盛業。與雜家小說不同。此則所謂胸襟不至豪傑不足談古文德器不類聖賢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吾弟高明之資。去前兩病易。而愼此爲尤難。故首戒焉。珍重不宣。

與張幼樵論不應舉書

承以視古書之法批評拙著時文。慙惶不敢當。爾時輒爲書謝。不果以獻書。問談此爲笑耳。比承再使往還索所謂圈識塗乙之稿而當世卒忸怩不以將去。其可笑之故。諒蒙鑒原。至疑其書必談經論學。則鄙私愈益惶恐不得盡如雅懷。而或遂援泛辭奉酬。則亦自以爲可省也。所以云云者。乃緣既談舉業。又不入場。一昔奉覽之家書或稽辭而未盡。懼相國不嘗謬許其忠於

所事而他人直謂其壹意以求官又頗知我者則不謂其高即疑其憒都非鄙心耳當世自二十歲不與於學政之試則不復致力於時文遇有故而後作亦歷年而頗殊或頗以自驗其盈虛而並未嘗留心於得失遇試輒試更無牢騷或將引而下之乎則向來固不習於斯抑或推而上之使斷然自爲一家乎則曩者亦無是志也竊覩於今日之勢蓋不特時文之末流處於當廢即士大夫間所傳之古學亦必且有中囓之一日而更待百年而後與此在深心遠測者類能言之苟有宏德君子究心於前往而開化於來今乘吾之敝而斟酌其孰去孰留斬然定爲一代大經不令後世無識庸夫有所偏重此謂當時會而爲其難則不至於勢極而翻蕩然失其所守甚盛之業非

公等未足以云也。至如當世等輩。碌碌之才。不能改趨於有用之途。而仍退然自畫於無用之地。此眞所謂腐敗可笑之人也。知不復有輕重於世。而莫能際其少小之業。偷爲一身之娛。及乎濡於此者既久。而亦不免愛惜珍護之意。膠葛於其胸。便欲謂諸文字留俟百年之爭。以爲中國聖人之道等而下之至於吾儕之所爲。乃亦有其不可廢者如此耳。夫明知其當廢而亦且爭之。以爲此乃凡民血氣之勇所當然。又不自量其爲何如人而强與於爭之數焉者。以爲此亦凡爲秀才者所有事也。一國有一國之所私。一家有一家之所私。苟有所守。出而爭之。從古聖賢不以爲怪也。當世自從讀書識時務。不可奈何。而謀所以但娛其身者。若此。故外此皆不復措意。游談十年而

產不進。不以爲貧。九試不得一科。不以爲賤。惟獨病幾沒身不能不懼。而因此廢試亦不以爲高。且固不自今日始也。其所以泰然陳於家君而家君亦每聽之者。此亦前此所謂一家之所私不可同於衆人者爾。人莫不重其先世。貴者曰吾欲繼家聲。崛起者曰吾欲表其先人之隱德。寒家顯於郡國者四百餘年。而載在志書者六世有文集。不可謂崛起矣。顧自先光祿卿一人之外。前後十餘世。世世爲諸生。無一人得與科第之數者。讀其文則尚不能及。而至於得失之際必欲凌出其上。焉有是理乎。是以先曾王父歲試一二次。繳還衣巾。先王父至五十之年亦不復應舉。家君自甲子後即不復提籃入場。習而安之。由來已久。不似貴人子弟期於必得而單門窮子生死於其

間也。乃者家君命携先集北來。以暇審諦之。姑爲簡鈔數十卷付刊。子孫不當去取先入。而浩無刋貲。亦不得不出於此。此事甚大。故不得不自惜精力而不肯浪費時日耳。相國未宜瀆藉。足下一轉覽之何如。當世頓首。

卷第四

通州范當世无錯

武昌張先生七十壽言

當世比以病體稍差而來爲合肥相國教其子。蓋不與吾師通問者既二年有餘。相國聞其去江漢書院而還武昌。又或傳其在襄陽。八月弟鍾書來。乃得所以居鹿門之狀。且曰。先生今年七十矣。久不見兄文兄病已者。則趣爲一文以爲壽。其可乎。同時朱曼君自旅順來書。則言通政黃先生壽登六十。子不可無言。吾亦以鍾語告之。而曼君曰。相國七十在明年正月。是亦必有

吾子文者。三者孰先作矣。夫為善於知我愛我教誨我之人。則常辭舉無所用。而獨宜深道其所願樂者。時乎其豫一既以為嘔。吾觀功業福澤如相國。乃猶不免顧恤莫齒。私憂獨歎。時時若為當世通其所拂鬱即又不能舉其辭然者。然則窮老羈旅如吾師所為。其愈有何樂之足道。而通政之在京邸也。不得已而去其官。或傳其輿質為食而歸無一椽之依。此亦不為可願。且以當世之一身乃至不能稍自强力與諸生角藝求一第以為榮。而退又不能殫精竭思。日月著述。獨窮然騰駕其虛美之說。一旦而求親媚者二人焉。此何為者哉。天地之道。老者退而壯者代。吾年非不壯也。吾所代者何與。人各以所願為者期我。而不知我乃神銷氣餒。至欲一世不關於人事而獨與

所知己者長吉以謂一闕於人事則無日而不憂而人情一不相知則同官共學而邈不相收此亦天下之至慘也以余所識天下之長者乃獨有相國通政及先生三人而相國與通政之為人斯邈不相知矣往時通政建言乃拳拳焉惟相國之務去此豈能知相國者六七年以來朝廷所易置封疆大吏不為不多求多一相國而不可得則吾不知其憂悲歎憤又當何如相國不以人論之為嫌顧若通政之愚不可及則亦未必盡知之惟以今天下言路之塞惜此諸公而歎滔滔者之靡屆而已夫不可奈何而義不能去此其所處又難於通政由是言之去就之間哀樂之情以吾私獨校此三人者其為先生不猶愈乎何者彼其所求者易給而其所為乃為天下之所賤簡獨

可偷爲一身之娛而無所庸其得失者也。當世之爲弟子。百不逮其師。獨於
此乎斤斤。斯亦可謂不肖。要其言於今日之獻壽爲宜。且以覘曼君與吾弟
毋戚戚於先生之遭也。

怡志堂文集敘(代)

朱孝廉師誠計偕入都而過見我。出其世父伯韓前輩怡志堂詩文而請敘
焉。余發而盡讀之。曰。嗟乎。余嘗發憤。以謂中朝士大夫之所學不足禦外侮
而強國。舉天下之空文而盡可廢也。追念我先師曾文正公儒言儒行。身致
太平。則又惕然以不學爲恥。吏事已未嘗不讀書。所謂躬自笑之而躬自蹈
之者耶。庚申辛酉之際。從公在軍中。見公往往發古書與軍書雜治。則頗附

於諍弟子之義。以儒緩爲非。公聞未嘗不許。而軍興以來名能古文而從治軍者。李次青爲尤著。其爲文或頗廢軍事。雖公亦病之。均之文也。而次青乃不能善其事。而吾師成大功。豈其別有操術之不同者。與抑就其所學而淺深離合之際。即爲善敗得失之所因者。與吾不得而知也。吾師則功成而弗有。且戲爲銘墓之辭。曰。不信書而信運。使其言然。則是不必有公之所蘊而亦可成大名於時。苟無其遭。則雖復懷忠抱憤。志崇道遠。有終其身竟死而不遇如伯韓者。是尤可悲耶。天下後世。亦各就其所已然者論之而已矣。君子之道。惟本之心得而著之文字者。是亦不可誣。以余觀伯韓之所詣。固猶爲未逮文正公。而其賢於次青也。亦遠矣。亦天下之公論也。方次青棄徽州

不守。別爲安越軍八千人以救浙。阻於龍游不得進。而浙江省城陷。伯韓無官守而殉焉。余以丁未釋褐之年讀其先一年所爲正氣閣詩。低徊於越之十三人者。長言詠歎。以爲異世同符。而伯韓終竟殉於越。所謂不欺其言者乎。若是乎有道君子之文固不可廢也。追維舊曩。遠者或四五十年。近者亦三十年。孑然後死之身。與後生談多不曉吾意。而求得曩人如伯韓者海內又無幾焉。此不能不浩歎於茲文也。光緒十八年二月。

書日本高松保郎上使臣書後

自吾與泰西人士相接。又時時覯覽其載籍。因得備知其前古盛衰起滅宏綱鉅節。蓋天剖地判。名爭利攘。萬方同欲。殘忍殺伐之事不可勝原也。且夫

其間則豈無英人傑士純禀天地之義氣一無所爲輕身蹈死而不悔者哉。百一而千十焉。故可貴也。吾嘗推論外國之風俗。惟獨日本士大士好古崇義自前世已然。至其將軍肇通泰西也。名尊攘而師者百道蠭起。垂纓被褐之徒莫不挺而爲俠。或乃刳腸斷頸。榮死如飴。而水戶忠烈君嘗所育養厮徒僕夫皆揮戈成名。斷死立節。豈非漸於孔孟氏之說而欣慕之不紛於利祿而然者。與其實六經語孟之書幷無所謂義俠之事也。孟子之所重者仁。孟氏本仁而直之以義。孔孟氏之爲教。莫大乎以仁育天下。而莫切於仁其身。充其爲仁之說。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有之云者。窮其事會之所到。設爲身在而仁絕。斷斷勿可以兩存者也。非是則身㮣重焉。讀吾書者

不可一概論也。環瀛海而建國。不相謀而並有所謂教。皆聖人也。而立本殊焉。西方教徒惟教之是爭。動亦至於戕殺百萬。窮兵數十年不休。此其所由來者酷矣。吾教雖有異同。不至於是也。有天下者用吾教。則勿論其為孔墨黃老。皆足以善國而興邦。久而道歸於一。國之善敗。惟是之從。方其盛也。一君數臣仁憫憂惻於堂序之上。而人人自得於天下矣。及乎世衰亂成。神德盛化之機退緘而不用。惟獨一二豈弟君子出身以殉世主之難。發於不忍而成於至是。用使介胄與王流沖歎惜。追原禍敗之所由作。而益知吾道之不可以廢。以是循環而不休。此乃所謂殺身成仁。仁之至也。非所以殉名而興利也。非其術之果於殺也。仁育天下。此之謂也。嗚呼。機器興而耶穌之

道左。吾道亦將微矣。人巧物幻之來。異時必有一決。不幸至於天動地岌。則其終能出而已亂者。果誰氏之教耶。此獨可與日本士大夫之素嘗學問者太息而深道也。某某出使日本。有高松保郎上書於使館。自言其少時任俠自許。嘗斷一臂以雪其所親之冤。已而自歎其猶小忿。求為大俠期許朝廷。竟不得志。乃破產廣求方術。立愛生館。不惜以萬金良藥嘉惠疾病疲癃之人。以謂試其蘊蓄也云爾。吾觀其書。多稱述古誼。亦似大悔其斷殘肢體而推廣以及人者。其事雖小。然固已知舍其所謂義而求吾之所謂仁。足以發明吾說。其文辭亦不謬於古。吾又以歎西學之興。而吾教之尚存於東也。遂書是以予之。

初奠雲悔文

嗚呼雲悔。子之去家三千里而死於此。豈吾與子昔者所及知也耶。子無父母兄弟妻子之樂。而門弟子亦不賢於我。是則子之去家三千里而死於我手爲正得其所也。子又奚悲。

再奠雲悔文

嗚呼雲悔。生死之故。子所了也。幽冥之事。吾所不信也。七日來復。子豈眞有魂魄來耶。吾距子喪八九里而遙。則不能以朝夕奠喪。一日而不歸。姑七日而一爲。

三奠雲悔文

嗚呼雲悔吾既爲子具以殮而今也乃送子歸矣具以殯者非我一人之力也周裴二公實分任之而張戟門觀察又子之所不識也護以歸者非我也從公車而反者皆故人託以子則無不可也我獨深維子握手之言不願子慙故人於地下方謀子之少妾與嗣孤又汲汲於石生之孤寡顧其所以兩皆暫安者亦不盡出於我之脩脯爲可怍耳子之願則奢而行或乖我乃不敢於子乎輕諾姑醱觴以永辭道旬月之大畧

祭蕭太恭人文

光緒十八年二月孫婿范當世謹以白金十兩郵致二姊俾潔治酒脯奠於太丈母蕭太恭人之靈曰嗚呼天道莫大乎有德純乎德者昌矣人道莫大

乎有禮。宅乎禮者光矣。惟我外舅之先出自薑塢。薑塢之學。傳之惜抱而歸於石甫。其在當時。皆爲實大於厥聲才豐於所遇。彼其所爲抑遏掩蔽愀然不欲盡現者。蓋有所謂德以爲之聚。而宜爲天道之所必昌。惟太恭人之屈節於姚。嚴事方淑人十年之久。而後乃事我石甫先生。篤生我外舅。方淑人不以愛故驕之。太恭人亦終身乾乾不敢自有。以我所聞諸婦者。蓋方淑人之嚴正與太恭人之所順受。皆確乎能以禮自守而允足爲人道之光。德禮之衰久矣。吾觀於姚氏而卹卹乎若不可背恐恐乎如弗克臧也。君子不得殄其世。而婦德與之爲興亡。吾以石甫先生爲式。而吾婦秉太恭人之則往而造我室。則吾先人累世之潛德亦或不自我而泯乎。太恭人之照我至矣。

今聞喪而不赴。又奚暇乎悲傷。獨以夫婦相詔勉之意。誓於太恭人。永還之柩而徹酘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書詒煒集後

往余悼其先室吳孺人至不可奈何。而圖其所生長之區曰大橋遺照。爲之詩若序。徵題於人。人無應者。徒以大義相繩。謂不可不更娶。而吾師張濂亭先生入吾說。獨謂宜聽所守。欣然爲之題其耑。吾持以傲夫言當娶者。而吳摯父乃悍然必欲爲之媒。且深譏濂亭。一旦爲書劫吾父。而吾遂不得已毀其六年所守。再娶於姚。吾見是圖慚甚。而吾父乃能悲吾之所悲。篤於吳之親戚。以謂子其子則不得不父其父兄其兄。發大橋圖爲詩以見志。吾又以

是夸於人人。題者乃頗衆。摯父亦爲文以誚吾。吾顧日夕展是圖而悲樂之。吾婦以爲孩孺之所爲。且謬謂婦人何足爲輕重。而君直如是其不丈夫也。吾又諍之。一昔乃互爲文語相謿。寫於圖上。而吾友劉葉眞自都門來。贈之詒煒集。且爲許仙屏先生徵文及余。余既反復譯誦。則持以示吾婦。曰子尚能笑余哉。夫許先生乃天下鉅公名人。而吾昔者語子以曾文正之徒僅有一二存者也。彼覩於古人者必多。而爲國家宣力四方亦既老。猶不忍於一婦人而縈複若此。子尚能笑余哉。今之達官貴人無慮其不昵近婦人也。時其色之盛衰而隆替已耳。當驩而逝而暫衰已耳。若許公所誦。吾未之或聞。彼不愛於其父母兄弟。何故妾之足云。而迫近於其身者尚可負之。復何論

於君國。吾見世變之未有涯也。昔者孟子推大人之事出於天民之上廣其所為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而終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苟循乎赤子之心而可以為義。吾未見許公非孩孺人也。吾窮於世而所為若此。誠不復敢自比於人。而一旦得許公所為下同於我。又其人可吾師之流而吾昔者私心所宗也。此宜不復論貴賤云何而聊且竊之以自壯矣。於是吾婦亦讀公所為梁淑人事略以為有類於其祖母蕭太恭人。遂感而為五言詩一篇。又乘懷大橋綴以絕句。雖並以正許先生無不可者。豕錄以歸葆眞云。所謂蕭太恭人者。石甫先生之妾也。

萬星壽之母壽序

吾友漢陽萬星濤以其母田太夫人壽登七十。諏以四月吉日稱觴於其家而徵文於嘗所來往四方旅人。北盡幽燕。西極關隴之外。敦率助。敬誼隆辭高。惟當世亦嚴重其事。先兩月答書承之。蓋昔曾文正之爲人作壽序也。或設爲贈言。或命爲詩序。强爲求其說之合於古。而大率皆有鄙夷其文之心。余以爲不可。夫進言於人之父母而先論其義之不古。斯不如無進矣。間以是語吳冀州。冀州曰。然。古有而今無之者。冠禮是也。古無而今有之者。壽禮是也。壽不賢於冠乎。退而思其言。則夫爲人父者及子之年戒日醴賓而致祝辭於其子。與夫爲人子者及父母之年戒日醴賓而致祝辭於其父母。其事正同。而父爲斯以寵其子。孰賢於子爲斯以寵其父母。此冀州所以爲通

論也。我則以謂人之爲善雖皆非一日之事。而常賴有風俗禮教之一端重且大者。普觀衆聽。行乎一日之間。足以開廣其人之精神而變易其回邪之志。是故冠禮行則嚴父慈母皆將於子乎責成人之道。忽若改其故而新是圖。禽犢之愛捐而禮義由是起焉。爲壽之禮行。大夫君子於是乎不敢忘親。務舉親之所以訓育其身者表章之。惟恐不盡。肫然悱然。莫不願以順德終其身者焉。是故冠者爲人子之始。而相率而爲壽者爲人父母之終。循斯二者。宜相爲終始。而未易以古今歧視也。吾因而歎夫冠禮之廢。單寒之族。迫而教其子。猶能小成八九。大成二三。獨至高明鼎盛之家。專務以財力縱暴其子。遂不令與賢士大夫相接對。若古之所謂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而求訓

誠焉者。概乎未之有聞。及其子之壯而身之老也。則達人長者已無復有過
其門者矣。富且貴焉。特頑福耳。尙何赫然稱壽之有哉。嗟乎。此吾於星濤徵
文所以嚴重其事而莫敢忽焉者。乃深悉星濤之父母爲能於世衰禮廢之
日。獨兢兢乎以古先遺謨督教其子而使之學成名立以有今日也。始吾與
柯遜菴周伯敬蔡燕生十數公者共修湖北通志。其時距今十餘年。星濤甫
冠無幾耳。贈公猶在。即令之來遊局中。當世不足道。彼十數公皆高材碩學。
意氣宏雅。而星濤壹與之深交。比三年竣事。吾不復與星濤相聞。獨聞燕生
之發名成業皆賴星濤。稟其太夫人之命資給困乏。或千金不吝。至再至三。
無幾微嗛於心者。及去年而星濤聞吾之蹤跡。以書來通。則知其所學已能

與彼十數公者相頡頏。而其小弱弟海豐令現服官數年。並有嘉績。星濤則豈不以自喜。曰。凡吾兄弟所以幸無忝於先人而見納於諸君者。緊太夫人之教。因述太夫人平生所歷艱難百端。與所以溫恭輯和弼成贈公之孝友而輕財好施無善不舉者數十百言。是皆固然無疑。吾獨有感於古今禮之殊。而深服太夫人義方之訓。爲能不謬於古禮而尤足爲今禮重也。遂書以侑觴。且爲星濤兄弟永永勗焉。

通州范當世无錯

卷第五

顧師母王太恭人八十壽序

昔者吾友顧裘英貢自禮部而吾師修定先生考終於家吾爲先生作誌則深喟於此以爲裘英之所得失則不可以大小論者也後年餘吾歸自楚而見裘英居悵悵如昔殆不復有意於進取者則吾又不謂然曰昔之事非人所及知子不求所以重進士者則果無以對先子而抱終身之恨無窮矣又年餘吾將北遊冀州而裘英亦不日赴廷對則吾又曰鄉閭俗敝矣子必無

還而依於其官謀所以自立者。其後乃聞裘英觀政刑部。六部進士觀政者
雖若冗不可汰。有終身不至者矣。有歲一至以爲戲者矣。必賴此以爲生者
乃月數至焉。假使日日而至。竆年而不休。則尙書侍郎亦終能別異之。而當
其始也。顧莫不非笑之。吾聞裘英之在刑部。無三日不履其司者。則心知其
能用吾言也。吾間歲一歸。則兼省其母。見其諸兄之怡怡色養。而心慰焉。其
兄曰。吾母亦不願吾弟歸也。而遣其妻子往矣。十四年冬。吾還家。而裘英亦
以母病假歸。往省之。則病已瘳。惟行動須人。與昔者異矣。吾思之逾時。謂裘
英曰。今若此。則予不歸養。於心不安。裘英喜曰。善乎子之言。吾往挈妻子還
耳。吾從容當可得提挈還。必有阻我者。吾惟子從耳。及吾往西江。泊舟滕王

閣下。而深思裘英之語恐其萬一為他人所撓。而吾之去彼也日益遠。愈無以諍之。既寤而起。夜大雪。然火解凍。為書數千言。往復於事之所必至。益憤其辭曰。京師士大夫則豈復知有天性者哉。不幸而再。吾與子絕矣。明日而書發。吾又悔之。知裘英之必不惑。而吾之齎過者瀆也。十五年夏。吾大病而歸。噤不能言。手不能作一字。不見裘英之來問吾病。則嘗獨憂之。及秋而至。則吾之所患苦若失焉。其後乃聞所以遲遲者。需覃恩而請封。且曰。吾大兄早慧。不幸嬰疾以卒。以布衣終身。吾嫂氏良苦。而姪又少。藉貤封慰之耳。吾聞而嘆曰。善乎子所為。士大夫之與其家也。推其所由來。未有不自篤厚於兄弟始者。父子之間不待言也。及其貴盛之後。於世之所謂利害得失者日

益親。則貧賤之時父子兄弟困苦艱難通力合作之故日益澹而忘之矣。觀於盛衰之間。人事之自然。則豈非天道也哉。今吾子之歸也。所以愜心者旣有此具。益以暇督課諸姪使莫不成材以大慰諸兄之所望。則尤爲善事母之一端乎。蓋自吾之爲修定弟子二十有五年。視裘英之諸兄如兄。而視其諸子猶子也。今吾復北遊。而裘英抵書天津曰。自子之去。吾母精神日益强。又得孫曾各一人以爲喜樂。冬十一月十二日壽登八十。則子姪男女羅拜者八十人矣。得子言以侑觴。則吾母尤驩。夫吾非昔者之言而又何言乎。天下之能用吾言未有過於裘英者。自古能言者不足貴。惟賢者資之以爲行。則飛德大業成焉。吾無所用於世矣。惟斟酌雅言以贊成吾友之德。則力所

能到而義無可辭。裴英用吾言而不衰。吾見顧氏之興未艾也。謹再拜稽首敘其向所嘗言者以獻於太恭人。以爲篤祜無疆之券。光緒十七年九月。

題職貢圖贈李伯行

職貢圖。余得之外舅姚慕庭先生。傳爲其尊人石甫先生之所有。不知當時何以未有題識。眞贋不可知。要之非百年間物也。伯行公子當南歸。余無以將其戀戀之意。乃援斯圖爲贈而題其後曰。吾曹書生一無所論於世。幸得以太平餘日優游棗筆餬口四方。無兵革烽火之警。爲老親憂者。此亦尊相國之力也。業此者有年。則亦卹然私憂其難繼。雖相國亦自以身且篤老。每嘗太息而詔當世以嗣我者無人。今吾見伯行。觀其行事。察其所守。則此憂

若或可釋。又私冀相國康强壽考。俾君得以回翔中外累積勳德而𡖖其老焉。嗟。夫語乎此則豈但吾一人一家之私計爲區區萬不足道。且亦豈與於君家之盛衰也哉。而又何所用其諛哉。伯行崇吾意者。存吾所以昭斯圖之言而須其後矣。

題西法照相贈李新吾

新吾從都門來。得余與令弟經邁合照相。喜爲之題識。謂當携至化石橋寓廬朝夕對焉。余笑曰。君好此耶。倘有四人合者。則吾弟秋門及邁弟經進咸在。當題以贈。子行。明日而經進死。余既痛惜之。新吾亦悲不可勝。又三日當行。仍題以贈。而覩五日前驩情殊矣。人事之不可度如此哉。嗟。夫士大夫遊

宦不歸則親兄弟或至不相識而道義之不講則師生或至如路人吾與新吾之犂犂於茲物其俱免矣夫

爲盛氏子題畫

山右饑津海關道盛杏孫既不惜巨萬救之其賓客言君謇博亦招合徒友炫鬻文字一歸於振而其弟盛薇孫并爲人篆刻竹石勤勤懇懇惟以活人猶以爲不足益出其名書善畫徵題於人而出貲以會於謇博吾聞杏孫雖好義而戒約其弟無私錢茲其所省皆硯墨之餘故尤可貴也吾嘗一見薇孫盩𠙽黎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不聞其仁而多材若此畫吾所不知而枯樹老人類非少年之所能愛而薇孫故寶愛之此其所以能重茵列鼎

而不忘山澤之有殣也夫。

祭王太恭人文

月日。范當世謹拜書郵辭命兒子罕以到日設奠致祭於顧師母王太恭人之靈曰。今世士大夫之喪禮。七七而小終。我聞太恭人之訃。則既四十有二日。其能無所隱恨於中。獨可援以自解者。昔歲太恭人八十稱慶。猶及顧吾文而笑。則今此之能及事與否。固無與於太恭人之喜樂。而姑爲是禮俗之從同。嗚呼慟哉。尙饗。

修定先生墓志銘

修定先生者。諱金標。字京詹。又字韻芳。南通州顧氏。孝長先生諱鴻之子。敏

愍先生諱金柄之弟貞懿先生諱曾煥之季父也光緒九年四月五日年七十二卒卒之十餘日通州人士以爲顧氏之以儒澤我父兄子弟三世矣其亡者三人皆易名今宜如故事於是諸公長老與其私屬弟子二百人詢於當世以先生之易名宜何從而當世乃徵謚先生爲修定當此之時先生第五子曾燦與敏愍一子一孫中式禮部告第當世故先生親愛弟子而平生以曾燦爲弟因獨感慨悲涕慟乎曾燦獲一進士而無父而初無豪髮欣動之意悼乎先生之不得見也豈吾力能薄進士乎吾之先生其更代於有司之得失也久而吾未見其悲喜役役之態則無以觸成吾斯日之慟而曾燦者吾知其無尙於父也人固不可量有名盛位極而其實則微有施之微而

蓄者富。非知德者難言。非確有是名亦不可號於衆。先生所得止於歲貢生。所嘗欲設施而無從者。再權海州高郵州學正而已。以其教授之成學者衆。而子姪數十人殊奇瑰瑋甚盛。𨗈興。故亦莫得謂先生淺耳。要以當世之所見而言之。則遂謂先生言論器識今宰相封疆吏所不及也。則妄人也。已不特此也。先生號爲不與不取。仍世課徒之貲食百口而猶贍。浮薄失業者或相譏訕。以先生爲富人。或聞諸曾燦。則先生之貸此訕者已極多。而平生惠郵親舊皆潛爲之。不願白於人。人人亦莫之信也。嗟夫名之禄與不禄又幾何。而中無所守則窮力爭焉。以我昔日悲懷之心。僅乃與曾燦共喻而不可同於人。人人者。臨之以不欺。而謚美先生以修定。亦豈有誣也哉。先生之配曰王

恭人生五子曾熙國學生曾焯廩貢生曾煒曾煜附生曾燦刑部主事恭人系出名家內德純備其嘉言足錄者則每嘗危語曾燦以汝父幸不達而教汝以成立汝其殆哉後先生九年以光緒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年八十一卒曾燦寓書天津曰將以某月某日奉先母與府君合葬惟先府君名不顯於世懼千歲之後陵谷易位而莫有知者子宜銘銘曰

先生有言通州之域江海爲谿白狼開之淮水爲池山以伊鬱必生神奇將毋在汝而燦也庶幾當世有言通州之壤閉戶自滋不涉世故千春於茲如何今日瀕於九夷將毋變亂而吾邦其衰嗚呼令我師弟之言皆驗乎則後之有斯土者嘗永永式於先生之墓

汪貞女傳

汪貞女者。安徽桐城人。聘爲同縣姚本誠妻。父故廣西融縣思管巡檢汪純。早卒。母丁亦繼逝。依於舅氏丁循齋。循齋爲江寧府照磨。而本誠之父姚俞權知江寧縣。聞丁氏有孤甥賢。爲子聘之。俞妻有廢疾。而汪無所賴。故迎歸而童養之。實令攝姑政焉。時貞女年十五。道光三十年也。明年本誠瘵死。貞女誓心爲姚氏守矣。咸豐三年。金陵陷。轉徙淮安。同治元年。俞奉檄權知六合縣。以賊衆獨身之官。竟歿於官所。是時俞已有兩妾。一生子。一生女。皆數歲。家貧甚。計無以爲活。生女者挾其女以遁。貞女奪之舟次。而還生子者不樂還桐城。貞女復奪其子而奉姑。載柩以行。桐城既無田房室廬。仍棲止於

丁氏之屋所以活其姑及訓育此兩幼子女者壹出於費貞女故鄉里人高其節行請爲畫益厚償之不足濟之以繡久之循齋復爲杭州府知事貞女往從售藝而姑歿於家桐俗他人室廬不與人停喪乃移其姑柩曠野間而貞女奔還哭之野晝夜不絕聲人聞而聚觀者益多勸之連三日不去丁氏之人及觀者憐焉廬而守之數月竟以俞夫妻合葬於連城山麓委留淮安者死貞女爲其有子也亦求其喪而葬之必得士族相當者爲此兩子女婚嫁姑嘗爲人所罔弗聽也姑歿之後此兩人之事嫂皆若母子然此子既貿啓不能讀書則令之學術以遊貞女雖貧甚亦既爲其夫弟娶婦生四子有田十數畝建屋一區蒔花種果歲亦得錢十數千夫弟得穀以養貞女視前

稍安矣。光緒十六年冬而其夫弟病死於南康。貞女復以其柩歸葬而再撫其孤。

范當世曰。古之達人君子。生是才而適於會。蹈百死成業。性命以之。天下歸其仁。及乎再有艱鉅舉而屬之斯人。莫不蹟焉者。其精銷也。况弱女子乎。汪貞女之事。豈不賴仁賢長者及今贊成之哉。有題其畫曰姚藝漱芳者。貞女字也。

題賀松坡文稿

吾與松坡散而復聚於此。蓋三年又三月矣。是編皆事別後所爲。吾則自離冀州半年而即病。病甚。乃自江西還里。臥里中蕭寺。至己丑冬盡乃能稍稍

盲勵。又九月而後能扶攜出門。復至江西。才能握管而強爲者近體耳。則遂爲一詩望松坡曰。吾家望子三千里。吾去家山一萬重。蹤跡益疏音問斷。性情雖好夢魂慵。年來不幸常空甑。病後無言似啞鐘。悵望師門渺愁絕。故人安得獨從容。吾固知其旁作不休。而今讀其文果一進若此。則吾之怨妒豈虛也哉。然松坡亦以是而遂傷其目。其他病狀亦往往與我相似而來問醫於我。我又悲憐之。昔者我之道其詩也。曰蛇成足又奇。持此將安往。蓋猶有矜持愛護之見存者也。由今思之。身命可惜。而每作此無益之事果何爲也哉。君屬我加丹。我觀摯父先生之所爲無可異者。乃不得已強爲識別一二處。而離合之際。感愴實多。方當再別之時。而道其所以悲懷者若此。亦願松

披之善自愛焉●

堇父字說

言君謇博雜治漢宋學●以勤謹自勗●而取其切音曰渠巾居隱云者●乞吾婦爲之書●而要吾爲之題●吾婦笑曰●勤謹二文皆從堇●言生曷不字曰堇也●余曰●然●不特此也●堇正有巨巾居隱二切●故力堇聲則巨巾●言堇聲則居隱耳●堇●黏土也●土性黏則難治●故堇艮曰艱●而籀文艱不從艮而從喜●若曰●喜而不畏其堇●則亦無艱之不治●然則勤謹二文又不獨堇聲而已●力堇爲勤●有喜而治之之意焉●言堇爲謹●有畏而限之之意焉●匪言之難●力行之爲難●謇博其可謂知道者乎●古人朋友相崇則亦可以字●吾遽欲崇字君爲堇父●屬

吾婦書之而引申其義於蓍博何如哉。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言

世之敝也。朝士大夫相率不能以有所為。則若舉國空無人焉者。其實以文論。以行考。不得謂其間絕無人。而吾徒二三人者不得遂賢於天下也。夫士之超出一世而莫可逮焉者。蓋如此其不易也。然則何何由而進乎古耶。是又不然。古猶夫今耳。今人不能自比於古人。不敢以今人之所為上與古人衡議得失。此其間無識與夫專己而自聖者同。苟為不欲專己自聖而自發其無以甚異於今人。又頗時時折衷於古人而求其是。而量其身之可以安。如之何而可也。曰。德者恆其德。業者恆其業。不苟於榮利。不慫於聲華。如是

而已矣。吾少讀論語。即嘗論孔子之時其不得又見所謂聖人焉固也。何以幷善人而無之。蓋風俗之衰由來非一世也。又怪善人之道疑不逮君子之所爲。何以孔子推而上之至與聖人同爲絕迹。且等類而同降。則亦若似乎君子易得而有恆難求。此不可解也。由今思之。所謂君子者純乎人也。可以學而能也。所謂善人者純乎天也。不可以學而致也。夫子能使及吾門者爲君子。而不能使天下爲善人。善人之道衰。則詩書六藝之功固有所不及。而天下之放失不可治者日益多。此其所以重有慨焉。非徒曰愛之而已也。吾得所以處吾友賀松坡父子者矣。松坡則可謂君子者也。而其父蘇生先生則可謂善人者也。善人之道奈何。不苟於榮利。不鶩於聲華。德者恆其德業

者恆其業終其身渾然泊然不知世所營營者謂何則亦不論其生於何世而莫能定以爲衰世之人者也令今之君子而皆有善人之風則何至牽於不可爲之世苟然於其名位祿秩職業以從之貶德以趨之不隆不汚坐令國事與本身之圖冥然同歸於盡乎材而不達者少仕而能退者稀豈但國無人亦恐野無士耳噫夫此吾之所以欲退松坡而尊其父者乃欲其廓然於今此所業未爲世之所絕稀而進用其父之道以終其身則其去古人也不遠也當世往與松坡並爲吳冀州教其州人因事過拜其母夫人命之坐而松坡立於旁則指謂當世曰是兒非得名師益友之約束亦終不底於成因論爲學之甘苦數十百言退而請其年於松坡則知爲繼母尤以爲難比

吾再婚於姚。常述以告吾妻。欲以爲式。而每欲書其語以壽松坡之親。及今年夏而蘇生先生用校官考滿往返過天津。侍之兩旬。盡得其道。則向所欲書之語又不足深爲長者陳。乃推論季世人才之所以不昌與夫善人君子之升降以爲松坡勗。而即以樂其兩親之心。亦以明吾之區區願學而莫能保其終者。則以事事不及吾大人之恆爲可愧赧也。

前山西大同鎭總兵黃君墓碑

光緒二十年五月某日。前山西大同鎭總兵黃君卒於天津。其舊部副將魏嘉祺以其孤本慶所述績狀請爲其墓道之碑。嘗世竊觀淮軍之興。惟相國李公柄國之重。至於今未衰。其他更迭相代。如閱人於傳舍。莫知其幾何人

也同時並起諸公至於名盛位極或徂謝於當時或偃蹇於後日其賢者或頗自標異不相師用而其甚者至患難相呼不相援應大率歸於無所爲而已其在當時論功稍次名不盛位不極困於天下無事不復能自見獨以其忠誠篤懇牢自結於相國以求通於上其間大率多緩亟可重之才是以光緒十二年醇賢親王閱兵天津既甚識其材勇以去相國復列而薦之上各與提督總兵實缺而君於時最越次得授專將有以用之惜乎不究其年無幾而病且死也君未之任留統天津練軍最勞於治河無役不從察明剛果老於幕府者能言之竟以金鐘河之役勞悴致疾感發舊時戰創病五年而卒卒後人論之者皆謂其治軍嚴怒則偏裨長跪戰栗後人無此風也夫惟

無私乃可以直人君於是乎尤可貴也已君諱金志字麗以合肥人頗嘗讀書知孝友遭亂以母命從軍同治元年李公識拔於上海俾領一隊年餘積功至游擊克無錫金匱先登擢副將從平東西捻以總兵記名凱旋省母而還天津閱二十年至光緒十四年乃補大同鎮總兵十六年謝病至是卒年六十云有子三人本慶直隸候補知府本惠本潤爲舉業銘曰

國之內谿化爲戈爭人之內實化爲功名名滿志遂喪亡其精塡塞有位變用環生黃君之出毅皇四征氣不盡用世已底平若弓弗弛翕正以檠厯載二十遂宏厥聲天子有命授以旄旌王曰上倰相日諍諍君曰未也盍須其成成之與否視乎後程如何不弔方駕而傾君死逾月寇張東瀛羣肥弗任

一老孤撐。是用作弔。哀逾恆情。刻辭於石。永悼豪英。

通州范當世无錯

卷第六

通州范氏詩鈔序

光緒二十年四月既望。范當世乃得讀其家累世所爲詩。約之爲通州范氏詩畧以復命於其父。而需其弟鎧自隴歸書以刻之。蓋自我之有家於通州於今五百年。一顯於明季。入國朝遂無復有位於朝列者。仍世貧賤以著書自娛。歷年既多。雖無喪亂寇燹之災。散失亦畧盡。其僅存者猶百數十卷。力不能盡付刻。鈔存其畧。亦不得已也。自當世甫冠。大人則以此事相督勉。往

往讀不終卷。輒瞢然莫辨其微遠所在孰爲高下。以此發憤遊學。初聞藝概於興化劉融齋先生。既受詩古文法於武昌張廉卿先生。而北遊冀州則桐城吳摯父先生實爲之主。從討論既久。頗因竊見李杜韓蘇黃之所以爲詩。非夫世之所能盡爲也。而於李詩獨嘗三復顧以校諸生藝。迺日夜不息。從此發病或至於廢學。荏苒七八年。遂至於今。而張先生則已卒。吳先生且屬爲論定李詩以貽其子。吾婦乃言曰。子不嘗欲論次家集以問張吳乎。張則遠且沒矣。吳幸而近在。而子又多病。人事何可知。與論古人何如論家集乎。當世聞。乃大悚懼。盡發所携以北來之稿。迺六旬日廢百事爲之。既以粗具以問吳先生。吳先生亦既謂然。乃敘其家世曰。我之先蓋出於文正忠宣。而

世次不相續。其始有家於通州者曰盛甫公。盛甫生均用。均用生廷鎮。廷鎮生秉深。秉深生禹蹟。禹蹟公諱九州。始以名德重於鄉里。禹蹟公之子曰介石公。諱希顏。始爲名諸生。介石公之子諱應龍。字雲從。以明經高第拜慶雲令。一歲而慶雲大治。忽不樂。解組歸。築尊腰館。嘯詠其中。慶雲公之子諱鳳翼。字異羽。子孫稱之爲勛卿公。勛卿公萬曆二十六年進士。觀政。已除灤州知州。聞都下有銀灤州之目。恥之。疏改順天儒學教授。頗昌言時事。爲執政所忌。十年不遷。三十六年。轉戶部主事。管京倉。課有奇績。三十八年。調吏部文選司主事。首推顧憲成高攀龍。遷稽勛司員外郎。先後在吏部不及一年。而構者衆。遂請告以歸。自是至於弘光元年。五起京卿。皆不就。坐東林黨爲

民追奪誥命然公故懷道幽默不爲朋黨小人無以罪之罪之以據濟卿之
席引高不出而已崇禎三年海上亂民焚掠州里公乃挺身上疏討賊而溫
體仁欲因此殺之坐以激變賴都御史廷爭乃免十六年傷國事日非謂士
大夫此時不宜復計家有無盡鬻其產七千五百金輸之官國變時年七十
三矣逃禪八年乃卒天下稱爲眞隱先生而史公可法慕其爲人嘗爲著范
公論勛卿公之子諱國祿字汝受所居曰十山樓子孫稱之爲十山公十山
公生於天啟四年崇禎末爲諸生入國朝不應舉長老言十山公嘗修州志
構奇禍破家逃亡於外顧不知其禍所因今讀其詩則自國變三十餘年不
履金陵有渡江及丙辰元日諸作而送陳其年入都應召則曰生平不識京

華路。此其能自全也信矣。酬蕉園主人則曰。望門投止何如儉。又曰。悔爲著書時一吐。蓋勋卿公與十山公皆不汲汲於當時之名。故其得禍亦不烈。而亦未能竟免於禍也。十山公之子諱遇。字濂夫。以諸生爲桃源縣丞。棄而歸。桃源之人爲詩送之者至數百首。桃源公之子諱夢熊。字君宰。諸生。君宰公之子諱兆虞。字韶亭。諸生。是爲當世之高祖。光緒通州志列之文苑傳。而不詳其所著。配曹孺人。有淸德。嘗缺衣食。拒其女弟所遺。雨雪夜。饑。發琴爲曾祖鼓之。以釋其意。而當世嘗詠以告弟鍾者也。曾祖諱崇簡。字完初。自號曰懶牛。爲諸生未久。棄其衣巾。嘗曰。吾平生他無所動心。獨開印渚大魁不免耳。印渚者。胡尚書長齡。與吾家比鄰。幼與曾祖同學。長而同藝。能及其貴也。

父以所撫妻姪字吾祖即吾祖母金孺人也尙書無子撫金孺人以爲子然聞曾祖之與爲婚手提布裙挈茶果往聘戒無以資送也曾祖晚年貧不可以言獨恃吾祖教授爲生吾祖每夕歸必得曾祖歡而後止一夕久之若不驩問家人曰豈有事耶曰無之獨丁氏送蟹辭耳曰故嗜此者奚不言遂馳出門脫中衣質錢冥走數市竟得大蟹以歸熟而徐進之曾祖愕曰丁氏物耶曰非也固將烹矣乃喜而歌詩以盡與當世蓋十一歲時立於祖父之側父卿退祖父謂曰頃汝父之欲吾笑也與吾同矣因追道此曾祖蓋年八十四而卒祖父亦旣衰矣祖父諱持信字靜齋諸生年七十三而卒曾祖不令爲詩或潛爲之不以示人獨咸豐年間寇警城垂破期與吾父死之口占二

絕當世猶能誦焉以附於曾祖詩後他或雜在叢稿中不能辨也維慶雲公及我高祖大氏皆有詩皆在叢稿不能一一具詳矣其猶有專集者曰勛卿詩集曰十山樓稿一陶園存今詩選曰懶牛詩鈔勛卿詩文雜著殆百卷嘗刻行於時咸豐中江蘇學政李聯琇尙爲州人言有其書而今進士沙元炳猶見書賈持售家所存者獨詩集二十一卷耳其詩閩人曹學佺編諸歷代詩選者七十有一皆頗精密故畧增損之而得勛卿古近體詩百二十有三十山樓詩文雜著且逾百卷其康熙甲寅通州志爲後人竄亂家有剩稿文集亦不能具獨手鈔分體詩三十二卷存焉咸豐中王先生藻刻州人詩十山樓獨多顧其詩編年不知所據爲何本去取亦不能精今仍以分體稿約

之而得十山樓古近體詩二百七十有二。一陶園存今詩選者。桃源公所著也。公蓋已自一刪再刪。僅有詩百四十篇并文選。猶在今又約之而得一陶園古近體詩二十有九。懶牛詩鈔。吾祖吾父皆嘗手錄之。王先生嘗受其教獨親也。故刻之者十八。今從約之。而又別增焉。得懶牛古近體詩五十有九。叢稿有類於慶雲公所爲者。有若一陶園刪餘者。亦有上世羣從爲之而失其傳。雁可考者。今不以分屬而仍擇焉。得古近體詩三十有一。合爲通州范氏詩鈔五百一十有四篇。嗟乎。以吾先人詩之至精者與夫當時之盛名者校。或且過之。而名顧不顯。謂其爲之不以自喜不得也。或有所畏避而不居歟。以保身全節。是有之矣。而其實亦不盡然也。善乎十山公之詩曰。傲睨長

安磐價易少年無賴碎胡琴名者蓋衆人之爲之驚衆人而取之志士有所不屑矣然則需之後世耶後世之名若將可憑顧常論定於一二人之手而衆隨以服則亦有不遇者身之往矣名亦焉用學者歸於有以怡其心而又能保有不墜以貽其子孫爲人子孫轉相貽以不沒其祖人事莫大於此則吾斯集之撰也豈但以授吾徒友明吾先人有是學而已亦俾范氏之子孫簡而易窮知昔人之藝如此其精而名聲利祿之際乃有如彼其澹然者也不怨不懼前修之從則吾范氏之澤未艾乎是吾父之志已謹序

纖月賦

亙長天之秋日兮向瑤櫳而上斜有朦朧之素影兮方的的於檐牙試搴帷

而諦審兮●正夜光之萌芽●忽吾來此累載兮●徬一几而無他●東月吾不得覩兮●況西明之些些●羌萬年之恆曜兮●動一日之驚呀●屋四周若方井兮●山棱棱而遍遮●吾不知斜日之所在兮●但見斯月之含虛●奮闕慘慘而堪嗟●彼微微之一爪兮●豈青天之可爬●復娟娟之媚態兮●向何人而修嫮●此獨生而旁死兮●僅脫吻於蝦蟆●想盤中之桂兎兮●固冥漠而紛挐●何羿妻之靈藥兮●感長年之睡邪●昔吾有疇人之大鑑兮●登高臺而眺遐●見昏明之晝處兮●列萬山之棱椏●過炎炎之世界兮●焉渾渾而無涯●當上弦猶若此兮●故方生而又差●天蕭寥而過雁兮●樹慘澹以歸鴉●聽轅門之鼓角兮●雜數聲之悲笳●光冉冉而同盡兮●宵然鐙以自華●豈不照吾宵寐兮●悼太陽之無家●忽乎吾將徂

此長夜兮。淚橫出而滂沱。

顧醴泉先生壽序

今年春。顧啓我孝廉及其弟聘耆舍人未航孝廉並自京師抵書天津。將以六月七日爲其父醴泉先生及其母孫宜人舉六十壽觴。乞言於城南諸公而屬當世爲之啓。於時當世方撰次家集。未遑報也。四月。啓我復親來趣之。且曰。非子言無徵。當世則敬諾。已乃聞先生不忍於其兄子之戒諭。令諸子毋舉觴。而當世亦因罷不爲啓。然先生之生也實以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此爲孫宜人耳。於時先生持其兄子服則已及期。而當世亦且南歸。啓我必更觴我於其家。縱不爲乞言於四方之人。獨可無一言以告我邦人子弟乎。乃

言曰先生吾通州人也通州自前世無著名於史冊者及至本朝詩流壇坫之盛與漢學家門戶之廣代興迭起於江淮之間而通州亦無一人焉與之上下馳逐然以余觀先人之所爲其在勝國之際與康雍間者皆嘗有意乎千世之文不屑屑於當時之毀譽而世亦莫有能稱之者也因是亦不敢薄待吾鄉耆舊長者頗欲歸而求其遺書而其大畧則嘗聞之先生光緒通州志通州志無所仍於古而自爲雄恢之言於方志中蓋一二數也先生之學出自尊父敏慤先生與其兄貞懿先生至先生而卒成之方其作志時當世甫弱冠不獲操觚從事然固已讀先生書而好之先生亦酷賞余文數往來請質及至啟我兄弟繼起而當世壹與之深交顧范氏之交州之人莫能尙

也。而顧氏獨利於科舉。或至一榜而父子兄弟成進士者三人。可謂盛矣。顧其爲藝也。專務奇崛詭異。不知有所謂玉堂淸貴之業。又無相知有氣力在勢位者以相援引。故其成進士者多爲冷曹閒官。而先生且老於一縣。先生之爲縣也。如其在鄉而已。初爲宜君尤地瘠。吾聞其官民若不相識。而先生日哦其間。大府走馬來取先生文。則立應。其一再遷耀州與醴泉。猶以文故也。先生之文。見之者蓋無不好。而知之者亦不多。其於後世不可知。其所得於當時者亦僅矣。嗟乎。此啟我兄弟所以必得余言以爲徵。而庸知余在當時猶不逮先生之有聞乎。通州之爲州。在乎江淮之委。前此數十年。猶畫境以爲方域。非諸生孝廉不知有南北都會。非瀆海賈舶不知有南北東尙有

區域可以絕海而通距蘇州布政使所治才隔一江而風俗語言不相通曉其土之所生又皆足以自給故雖遊宦萬里罔不歸其鄉其視父子兄弟九族三黨爲不可動搖其儒者所爲詩歌文辭亦皆其所辛苦而僅獲者不復蹀之於天下之人而天下之言派別者亦不及故歷大官得美諡若徐清惠孫文節之屬猶不免爲宏達君子所譏而當世以爲士大夫窮高極廣振動一世終有裨於天下者幾何其不免以浮藻虛譽病人後生比比也內保其家外淑其鄉宜若古之賢哲未有過於此者吾乃大懼吾說之不足以守而俗尙風氣之變不必定以每下者爲憂介邦之元氣或損於文勝質敝之交則吾子弟將何所適從而父兄之憂方大安得老成典型如先生者使之享

有千萬善以常厥德保厥俗而爲邦人觀乎。孔子思狂簡。思鄉人也。吾我爲致此言於先生。必惻然有味乎余言而勤來歸之感也。

課鄉子弟約

蓋聞人莫不有志焉。困而不能自遂者何也。欲發憤而無此具。辛苦而自得之。而亦不能盡合於世也。夫學之不可以已。而友教匡助之爲賴也所從來尚矣。邦之達人長者咸以不才遊學於外多歷年所。宜有所得。而鄉黨後起之秀足不出閭巷。無從得與天下賢豪君子考德問業稽合同異。心竊憂之。用韶當世。苟有所得。義不可不分而餉諸人。雖無所得。苟有所見非夫人人意中之所有。猶且歸而述諸人。此非當世所敢辭也。當世蓋竊聞之矣。學所

以學爲文語孟六經莫非文也文之盛者不可以猝爲由其近者通之變而爲莊騷博而爲史漢泛濫淫溢而爲選猬潔自喜而爲八家八家往而經義興焉今人以次畢諸經而即爲舉業是猶地天之不可以接而高明卓見之士文語周秦詩稱漢魏厭薄近古文字以爲無足觀焉者余又以爲非是也凡文無遠近皆豪傑之士乘於遇會而爲之學者務觀其通弗狃於近亦弗務爲高遠祇自拔於流俗以同歸於雅正而已且爲學豈不貴乎有用而學無所謂經濟也識時務耳不達於當時之務不能窺古人之迹其不學猶可也若既充然有以自負而謬爲一切之論以概無窮之變釋褐而仕病國家矣君子之道不談非分之事而有通人之識讀書詠歌進退優裕余以是頗

有同志焉。約所當循誦之書如前所稱莊騷史漢文選八家者。而流覽則取其所最古者。西人文雖近俚。而格致家言有足觀焉。不可廢也。兵革未息。閭里騷然。父老勤苦資我弦誦。未宜負之。每歲四課。課各六七題。爲之必四五焉。要取於有心得而後止。無苟備也。謹約。

立雲悔之寡妻爲繼室之告文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李鼎許國鈞徐聯蓉張師江范當世顧曾燦敬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雲悔仁兄太史之靈曰。子之喪且終矣。而寡婦孤子尚無恙。子知也耶。雖然。門戶操矣。生人勞矣。子之孤不率。而伯叔諸舅尚可以教之。惟此寡婦。歲月迢迢可念也。夫廉恥生於飽暖。而禮義成於自重。今

子之家稍足以存活異日食口增益吾儕必更有所持贈以畢子之交又取子之先夫人之章服鄭重以付之俾之顧名思義而永永無佚志焉其庶幾雖死猶不死而門第猶高嗚呼哀哉尙饗

黃愛堂刺史壽序

北方士弱而民强南方士强而民弱均之不易治也何以言之北方之士貿而俚覩其州縣吏如不可接州縣吏亦簡薄之民貧而好訟一不直於州縣則懷餅入都矣此北俗也南方之士華而黠以州縣爲可倚則曲意交驩之或從而辨弄之刼持之其民畏爭將謂其官如神鬼帝皇之不可度也此南俗也是故北方之爲吏者無所謂政也弁陋而偷安南方之爲吏者無所謂

政也。文飾而自便。然則天下遂無循吏哉。吾所未見者不可知也就吾所見而僅僅百有一二焉。抑出於吾一人之崇信。不知遂合於人人否。也吾居於冀州累年。見夫吳君摯父之爲政。務使其士興於文學。敬愛之惟恐不至。而其爲民也。務爲之興遠利。弗阿其意。雖謗訟弗恤。吾嘗歎息以爲難能。及吾還而至通州。見夫黃君愛棠之爲政。樸實而嚴重。士莫敢以私進。而其勤民也無所不至。或窮鄉僻壤。躬自按問。民忘其貴。此與吳君不同道。而其救弊適均也。夫言稱師友者。古之道也。歌頌父母者。民之職也。吾雖不知遂合於人否。要以親身所歷而舉二君而並論。亦自以爲天下之公也。吳君爲政之效。雖久而益著。而當時頗用得謗。大府心不然之。吳君亦既去官而教授矣。

黃君於時亦無所顧藉。獨以樸誠取重於大府。向用之方殷。此則吾民之幸。惜其爲吾州不久而去之上海也。雖然。方今中國文敝而外吏日勝。此乃方其用忠質之時。君負篤誠之資。而所治又適當中外之會。意其所補救又有大過於前日所爲而爲吳君所志焉未逮者乎。此乃非特一州縣之幸。而君於是乎不可量矣。壽登五十。在涖吾州之次年。顧吾必俟其去而後乃爲文以壽之者。所以自別於向所云南方之士。而亦以當去思也。